

史228.2.11

574.2

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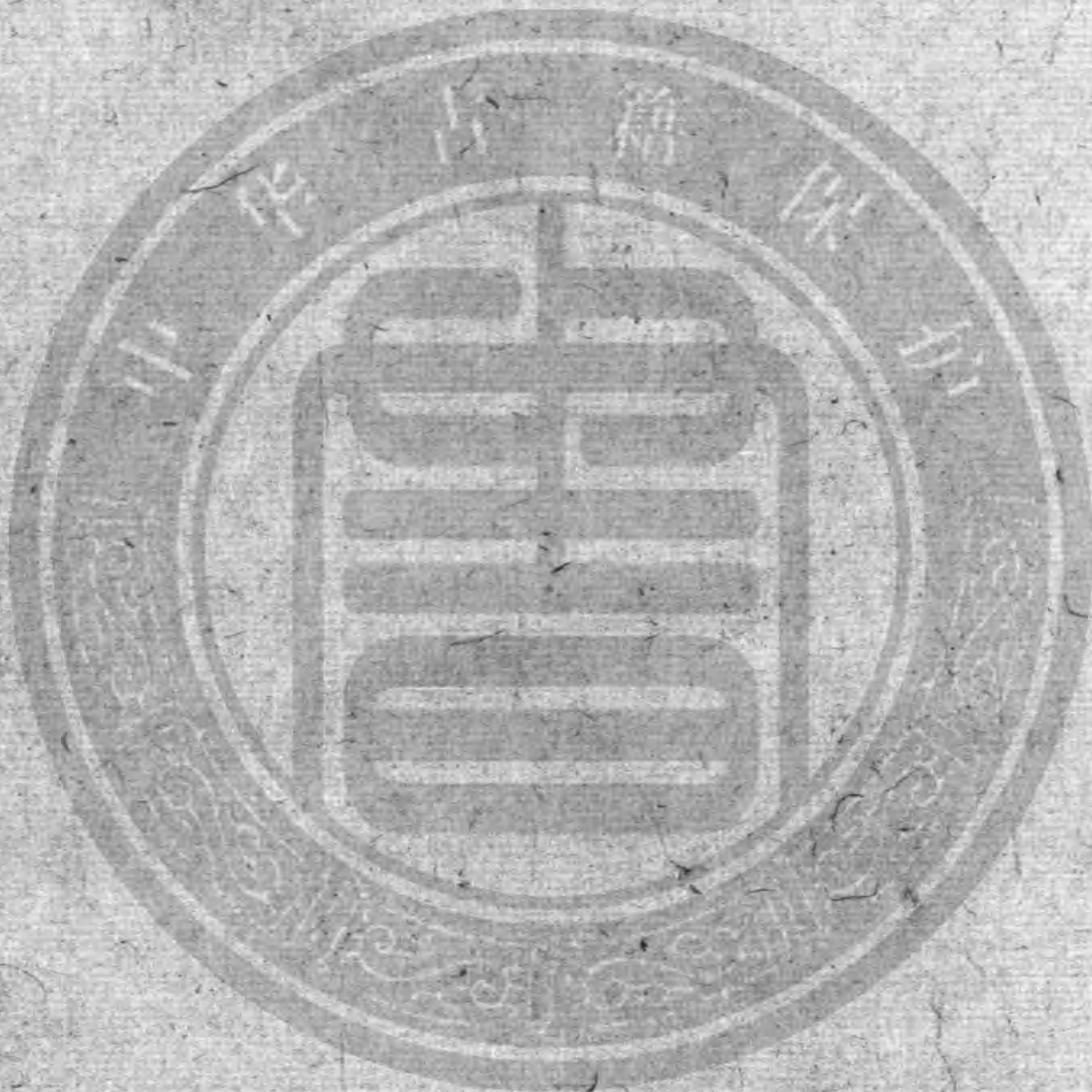
4379

74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宋

李燾撰

神宗

元豐四年十二月癸丑朔詔高遵裕自去月丁酉後未  
有奏報不聞軍前攻戰次第令鄧繼宣厚以金帛募勇  
士齋書閒道走軍前取報及體探見今措置次第以聞  
仍移文與潘定劉僅等亦令選募或差人展轉往探伺  
及承接文字轉遞前來 是日林廣軍次阿徐池

二十七日又此月十八日當并此

并入前月

甲寅知諫院朱服言伏見在京發解禮部試進士隨所  
通經以十分為率而取之自今考試乞以義理文辭為  
高下去留罷分經均取之法

朱本刪去云無施行

詔環慶涇原



行營回師將入塞令李憲苗授更不往並歸本路撫定所分地

乙卯詔前淮南東路提點刑獄金部員外郎范百祿通判揚州太子中舍傅辰簽書判官邵光林旦陳奉古各展磨勘二年右班殿直張歲閏罰銅二斤歲閏監高郵縣樊良鎮稅有市易司經稅饒潤竹木過鎮更稅之百祿再委辰等定奪稱合盡稅市易司提舉張次元言百祿等意在沮壞市易法故也詔諸路大軍出界雖各有斬獲賊級克復城寨今並回師入寨然興靈未拔賊之根本猶存既經討蕩賊必謀報須當預圖制其侵寇及向去可以破滅之計令諸路經略使與出界帥領同轉運司官據昨入賊界見聞利害共議將來攻守長策

以聞毋得互有形迹或但爲空言致朝廷不見事實

盧秉言鎮戎軍熙甯等寨申靈州河水圍城官軍去城一里累土囊成隄約二丈靈州城高三丈盡以氊裹水沃之大軍糧盡人皆四散漢蕃兵投靈州者甚眾

丙辰刑部言福建路轉運使賈青判官王子京提點刑獄閩邱孝直舉劾沙縣令施聞等枉法自盜委泉州簽判范伯玉同鞠青等奏伯玉翻變施聞情節從輕放罪入出外結託情弊意欲出逐人罪已先衝替今南劍州再劾伯玉皆無前罪詔合賈青等分析以聞

其後青等赦免伯

玉亦改爲差替上曰監司朝廷耳目案劾官吏尤在詳審每一制獄連逮者眾窮冬盛夏甯無冤濫苟有不當亦不可輕捨庶有所懲也樞密院言近累據种諤奏斬獲首



級逐時所奏人數不多慮以軍前逃逸人夫蕃部及在  
路死亡之人首級爲數以希功賞詔令种諤指揮諸將  
嚴約束士卒除討殺殘黨外不得以軍前逃逸及道路  
死亡之人斫取首級及令种諤凡有斬級子細驗認  
詔三路保甲每都保旗上並建州府縣名所載禽獸等  
物可依先降指揮次序圖說令提舉保甲司製造  
丁巳詔李憲大軍已入並邊西歸芻糧自可于所由倉  
場勘給元隨行人夫顯爲無用百姓轉餉日久若不亟  
使休息必妨異時準用爾速相度牒轉運司除委的須  
賴爲使人餘並放散各令甯家  
戊午詔聞陝西諸路州軍自邊逃來廂禁軍漢蕃弓箭  
手蕃兵義勇保甲人夫等甚眾雖已榜諭令自陳尙慮

諸處不能究宣恩詔致逃散之人未敢出首永興軍路  
委安撫使李大防鄜延路委權陝西路都轉運使李承  
之環慶路委權管勾陝西轉運使錢勰涇原路委永興  
秦鳳等路提點刑獄李甯熙河秦鳳路委秦鳳等路提  
點刑獄杜常指揮轄下州軍開導詔旨招撫限一月許  
令自首免罪廂禁軍令納器甲復本營義勇保甲人夫  
等聽歸所屬高遵裕言大軍徑趨靈州會合兩路兵至  
城下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闊守禦備具近城  
賊兵萬數不少日夕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屢  
獲首級然獨堅城未下至庚子十一月十八日賊決黃河水浸  
營難於駐留兩路轉運司元計置一月糧草合大兵出  
界一月以羌人于清遠軍韋州鳴砂州烽火平以來多



出兵邀擊糧道驛遞不通彭孫兵護涇原招運糧草為賊抄略諸軍闕食士有飢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討除抄略之寇使道路通快然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弊加以冬寒日甚別致生事臣已于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統兵通活道路迎接糧草 環慶路轉運司言涇原環慶兩路兵進攻靈州不下兩值大風夜寒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水所溉田約二十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塞地卑下勢將滄浸高遵裕已于辛丑十一月領大軍離城下即有賊馬出沒邀集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中

軍隔渠下寨壬寅二十一月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閒水浸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涇原再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為賊抄略幾盡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阻餽運不接見領全軍通道應接糧草據范純粹奏議十一月一日純粹已準朝旨往來是純粹計置環慶路饋運純粹固嘗隨軍入界矣此奏當也具注此月十一日 郵延路行營經略司言本司收

復橫山一帶州寨已隨事經畫委官權勾管所須兵馬見亦據逐處事勢差發詔沈括據軍前走馬承受言經略司差定漢蕃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為州而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為進攻巢穴之漸徒糜軍馬守之安用顯是全不計校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欲成就拓土虛名況士卒各



羅凍餒人心厭怠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  
大用可急移文种諤仰除米脂細浮圖或招降下吳堡  
義合係有守具去處須差人守把外餘未得差兵前去  
止依近降指揮一切放歸諸城寨易得糧草去處候犒  
設訖就令歇泊十一月十八日庚子并此月二十四日丙子明年正月六日戊子可考  
李憲乞暫赴闕稟攻討策詔今士卒凍殍之餘民力疲  
曳之後若非乘時充養其氣亟休息之則異時賊據忿  
而來準何禦得爾宜疚心安撫全補之以待他日之用  
邊務當稟者且附遞覲縷以聞

己未河東都轉運司言已牒王中正候張世矩到本路  
卽軍中械送府州繫獄差府州通判錢暎勘劾上批世  
矩見將兵轉運司如此諠露深慮本人憂畏反側不便

可速降指揮云世矩雖狂妄陳述緣昨宥州破賊功最  
多特許他日以功贖過前降指揮更不行十一月二十日世矩云云

上批高遵裕行營已至並邊王中正兵不須往令納  
近降宣命依前詔迺遷歸本路种諤準此

庚申詔涇原盧秉據環慶路行營奏本路兵逃亡不少  
幾是全軍潰散及云兵眾揚言我曹不憚進戰止憂飢

死此乃大段闕食及聞將官使臣等傷中亦多卿可速  
遣人招呼以朝旨放罪依舊收管便令復營及戶族安

存歇泊未得別有團結人支米一石 都提舉市易司  
賈青乞于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所委官專管勾罷市

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內外民戶從之 高遵裕言回  
軍漸至界首權于極邊分屯以安反側願少寬臣罪使



暫入朝別議攻討詔高遵裕行營以師老食盡知難久留退軍南來未為深罪當且疚心全緝罷敝安撫士眾以圖後效未可赴闕如有急切邊務以驛書聞候軍馬整治舉事有期當有召命 詔環慶涇原路行營兵元未經王中正喝賜並賜特支錢先逃亡緣招撫到乃至即不支

辛酉環慶路行營經略都總管司言涇原路出界正兵及漢蕃弓箭手共五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二匹除逃散外見管一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匹 是日劉昌祚姚麟葉康直等還至渭州

日

癸亥詔三省諸案宜並稱房 環慶路轉運司言大軍

攻靈州半月頻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傷殺十過二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衣服生理擄之并自去巾櫛辮髮詐為蕃兵追奪財物軍器什物棄毀滿野多燒兜牟以造飯槍杆弩椿箭筈彭排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採柴木無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便施行若不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逃遁又言伏聞朝廷下高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邊別議措置竊見遵裕識慮昏淺動失事機喜怒輕肆賞罰謬濫凡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伏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統行討蕩仍節制將士遇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庭辱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鬪兵勢稍沮必即退遁既不許乘



勝追擊于理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議措置恐終不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此月

六日已有環慶轉運司奏案環慶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粹也是月坐隨軍入界西賊抄掠糧草察降授承事郎純粹降授宣德郎各權管勾轉運判官事純粹乞敘位察下有奏狀可考

甲子詔涇原路行營漢蕃兵今已入塞宜令劉昌祚等部領還本路分屯歇泊繕治器甲葺補衣裝安養士氣

郵延路經略司言準朝旨簡未嘗出界人兵盡以與王中正其諸城堡守禦頓闕若有警急須發義勇保甲

守城慮逐州縣役使放散歇泊臨時有誤勾集欲乞令官司不得差雇占使違者以乏軍興論從之

乙丑詔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

聽恩命明年六月五日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

師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人討會于靈州李憲獨

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丙寅龍圖閣直學士曾布知慶州四年六月十四日自蔡移成德五年十月

丁母憂此並不入長編詔熙河蘭州西使城今已修葺戍守其間有須增置堡寨通接道路令經制司相度施行外其

以東地分即未得別展托昨降郵延麟府路行營經略措置司依圖畫地分清蕩河南今靈州既未下其指揮

並未得施行且令休息團結士馬別聽朝旨其麟府路措置司軍馬委王中正相度分遣近裏有糧草處歇泊

以備呼使中正軍多募京師諸衛禁旅不置將校最無



紀律亦無戰功惟入宥州縱火又自尊大侮辱官吏不恤士卒凍餓死者最甚中正軍多募諸衛以下朱本並削去今依新本存之權環慶路經略司事胡宗回言昨起本路義勇保甲赴環慶州等處守禦今大軍已回乞放令歇泊詔依所奏涇原路準此并再下兩路轉運司應役夫及百姓指揮到盡放散 詔李憲以見領職事權交割與苗授量帶官吏速乘遞馬由便道往環慶路博謀將吏具官軍昨攻取靈州得失所以及今改圖詳悉方略籌策條畫并經過涇原恐有利害亦可詢講親齎赴闕論奏憲放罪二十一日丁卯案閱廣南東路團結諸軍所奏體量知廣州陳繹役使團結兵級五百餘人治解舍及發諸縣槍手于城中濬河築隄日役千人既非城池又不繫公私利害盛

冬興役劾罪以聞 詔岷州團練使高遵裕帥涇原環慶之師攻取靈州無功及不能討殺外援賊黨並節制涇原致師人逃潰降為西上閣門使就差知房州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劉昌祚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戰兵弓箭手逃潰數多各降三官並就差為永興軍路鈐轄內藏庫使忠州刺史彭孫護糧草為賊鈔劫不能禦敵致軍食乏貨死為東頭供奉官熙河路準備差使尋添差金州監當合涇原路差人監伴前去昌祚墓志云為永興鈐轄尋有旨止行復涇原鈐轄據密院時政記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昌祚麟並改涇原鈐轄廊延路經略副使种諤言回軍至塞門寨差崇班宋玠提舉修完已畢權委侍禁賈昌運唐宗壽依奏差候滿二年令本路經略司保明聞奏與遷官酬獎宋玠減磨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二年 詔尙書都省彈奏六察御史糾劾不當事

戊辰賜承議郎知將作監丞吳處厚銀絹及使臣吏人

銀絹有差以繫滑州浮橋畢推恩也上謂輔臣曰河之

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

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

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也九月丙戌

浮橋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鄜延路經略副使權副

總管种諤為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中

使賜貂鼠裘一銀絹各二千 种諤言蒙畫下所分地

內城壘粗全舊屬漢郡有甯夏宥州包據橫山今且修

築次第條一并地圖遣子右班殿直書寫機密文字樸

赴關投進詔种諤前後收復近邊城寨有守具可以保

據並依已降指揮外休息士馬別聽處分以樸為閤門

祇候令齋詔以往 詔陝西河東諸路出界軍馬各已

還塞深慮西賊以我軍遠出之後急欲休息反出不意

驟來奔衝則經略司自當任責賊界動靜及人馬嘯聚

所在正要體探的實以為隄備近日諸路並無探報事

委逐路經略司選刺事得力之人厚與金帛務令深入

仍措置督責緣邊城寨守把大小使臣內至帥府日夜

部勒兵馬嚴作守拒不管緩急勿失枝備落賊姦便

詔馬申胡宗哲以運糧不繼有妨進討已令權發遣秦

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杜常依前降朝旨枷項取勘可

依趙咸等例特與免枷止令在外承勘仍並罷職事

已已高麗進奉使崔恩齊副使李子威等百三十五人



見賜物有差 朝散大夫賈青言準朝旨下朱初平奏  
令臣相度新建徽誠州乞招納元屬溪峒地分道路以  
至地里遠近並附入州縣圖籍令縣邑城寨常切開廣  
于新城地買官田及許百姓置田其少牛具種糧之類  
聽結保赴官借貸乞並如初平所奏從之 詔諸行營  
將帥並已還任其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職事並各依舊  
毋得獨有行遣諸路軍馬既已還塞應緣行營所增置  
事務官屬並減罷如要切合存留者以聞 宣慶使宣  
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為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  
既與所賜銀絹皆寢之憲以賊巢未覆烽堠未甯力辭  
故也明年六月乙卯乃下 憲辭恩命據密記五年 馬  
軍都虞候昌州刺史苗授為沂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

詔涇原路經略司具彭孫所領兵及襄護人夫若干

傷折逃亡各若干以聞彭孫降官候具到取旨 彭孫丁卯日責

官 太中大夫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孫楠卒

庚午賜瀘州行營諸軍特支錢 詔廣西經略司指揮

自今有賜安南詔命令欽州關報本道候遣人至界首

迎接乃得付之 太宗正司言宗室有過名乞比附外

官除落詔禮房比外官年限輕重立法

林廣駐軍阿徐池 十二月 乞弟遣人投書求降廣納之

及軍次落婆遠越三日廣復令乞弟所遣蠻兵阿義阿

生同往諭乞弟乞弟又遣人納降書翌日乞弟又遣其

叔阿汝獻馬五十匹請退軍廣隨阿汝所指擊鼓退四

將行營于後山然實扼賊歸路乞弟又請不解甲廣策



其有異謀為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稱降廣從十數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伏弩擅裘下猶豫不肯前謝恩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酋豪二十八人劾三百餘級獲馬鎧仗及乞弟父子所授告敕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馬渡上橋王光祖父子追迫墜水斬之軍中以為乞弟爭其尸得金絡頂條脫者以故乞弟得徑下橋跳去新紀書辛未日廣破乞弟于納江舊紀不書癸酉相視檢計黃河隄防舒亶言詳李立之所乞小吳決口以下舊河見管物料榆柳差使臣等巡防又乞相州漳河增置安陽埽今詳舊河已棄廢虛占使臣兵級乞下轉運司合府州縣以待都水監給用其地遠難運

委轉運司賣之以錢應副河防安陽埽當增置並從之高麗國王與二府親王書詔親王二府上物合受而不答且以書謝應臣僚答高麗國王書差著作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 滑州言新作遼使驛已題為武成詔改為通津

甲戌詔今措置河北糴便司修倉司限三年畢二月十日可考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奏應今後見任官不許陳請分司已分司者候滿二年並勒停放罷詔見分司官

三年罷今後更不許分司此據大觀二年三月三日敕增入實錄在戊辰紹聖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郭知章又言大夔州路轉運判官席

汝明言招到義軍指揮使菊曩二捕獲射殺魏從革賊木八乞優賞之詔以為三班借職仍候獲木葉大等與



轉奉職充夷界巡檢八月二十七日又五年七月熙

河路都大經制司乞差蘭州官詔以四方館使熙河路

副總管兼知河州李浩知蘭州候修會州畢差充蘭會

經略安撫副使奉議郎孫路通判蘭州洛苑使兼閤門

通事舍人王文郁宮苑使苗履為熙河路分兵官其西

使城賜名定西城恭噶關康古堡楚隴城並改為寨時

紀云恭噶關更不賜名當考元李憲奏準朝旨分析

未得處分間便擅歸本路因依臣以糧草蹙迫不可久

留遂迺遞迎接糧運乞加貨宥樞密院檢會已降指揮

令李憲往環慶及涇原路博訪籌策詳講利害親自齎

執赴闕詔李憲力圖來效以贖今所得罪已降指揮乃

又詔諸路兵皆已入塞歇泊所有昨歸順招降捕獲

西界蕃部等分處近便城寨慮其間或有姦詐反為內

應或知官軍糧草措置次第逃逸為賊鄉導令逐路經

略司嚴責城寨使臣蕃官首領等嘗羈防覺察其首領

已補職名人遇有差委參以漢官

乙亥禪祭宰臣王珪等上表乞聽樂詔不允自是五表

乃從之

丙子上批聖慈光獻宅持服從子朝參誦可同判軍器

監評知審官西院誌勾當皇城司誘提點醴泉觀河

東路經略司言巡檢張璨言西界吳堡寨內隔河呼云

鄜延第四將高鈐轄已收吳堡寨須度船一二艘以備

轉遞文書詔河東轉運司廣為增置以備濟度詔將

來再討西賊自涇原環慶擇便路趨靈州當于兵行之



道兩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具積糧草已差李承之為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提舉涇原環慶路軍須等事其以陝西諸州軍錢物及所出物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分到諸司錢物移用計置修築凡城堡事出逐一分畫與葉康直范純粹李察各令速趕辦如用人夫未得調發先以聞

丁丑西天大天竺國僧伽囉伽多乞宣取所遊歷諸處

畫名山百花圖及御馬等詔令于內東門司投進上

批司設吳氏先承事章惠皇太后自景祐初繼事太皇

太后垂五十年可特進位尙宮

戊寅遼主遣甯昌軍節度使蕭福全太常少卿乾文閣

待制鄭顥來賀正旦詔沈括具行營入寨兵馬確的

存亡實數以聞勿令諸將增損致誤朝廷賞恤涇原

路經略司言右侍禁路福隨彭孫至鳴沙州遇賊凡三

戰重傷乞優賜推恩上批福臨難奮勇力戰重傷在使

臣中實不可多得可授閤門祇候賜絹百匹庶可鼓勵

士氣詔李憲得所奏邊策善無以加爾不須往環慶

涇原便攜此策赴闕守待相見面諭委曲憲言昨諸路

各以一道之師出界兵勢旣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

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

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悉爲害爲今之策須于涇

原會合併攻自熙甯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爲駐

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賊巢必可撲滅緣

鳴沙城西扼靈州口復據上游北臨大河與靈武對壘



臣觀河南故地惟蘭會至靈州川原寬廣土脈膏腴今蘭州賊中窖積悉經官軍開發所餘無幾今若扼其川口據其上游併出銳兵討殺使左右前後不得耕穫則靈州一帶窖積既空復無歲望賊黨離析其爲利一也自熙甯寨至鳴沙城約四百餘里可置十餘堡乘時進築則自天都以至會州悉在腹裏其間族落既有保護之勢必皆內附其爲利二也北與靈武對壘直趨賊巢復已不遠兼興州素無城堡候冬深河凍審見賊形卽出兵于靈州側擇其地利誘致賊眾併力除蕩然後乘勝分兵北趨靈武其爲利三也臣觀鄜延進攻每至結納克雖稱克復其實一到而已蓋官軍旣去賊黨躡蹤住坐與不討定其實無異若未拔興靈其環慶鄜延克

復之地雖亭障環列烽堠基布亦難守禦緣兩處土多沙脈古稱旱海不可種藝修置城壘須近裏輦運朝廷方卹民力罷困如諸路併修堡寨不惟財力愈殫適更生患以是計之先于涇原進兵可以困賊其爲利四也兼靈州以水漑田四向泥淹春夏不可進師秋冬之交地凍可行又城堅有備卒難攻拔臣以謂今圖必破興靈之策先須計涇原錢帛芻粟復令河東鄜延環慶熙河四路揚聲進攻各選步兵一二萬騎兵五七千獨熙河選驍勇蕃兵五六千以備變號易服出賊不意其非行營兵馬亦令逐路團結常備出戰以爲番休及緩急聲援其四路所選兵合涇原之師爲十萬先是熙甯寨進攻築堡于沒烟口以誘賊臣度夏賊以涇原環慶之



師無功必有輕侮之心如分兵合擊決可蕩平然後進至天都築堡接鳴沙城候河凍北渡以覆賊巢如此則可往來摺運不須併起諸路夫役糧道無抄略之虞其為利五也臣自至石門觀兩路措置乖謬必知無補顧本司兵勢又難有功審度事幾須圖再舉遂以目覩利害畫為此策文墨不能盡陳乞許臣赴闕面受成算及悉言諸道進師之害先是憲將熙河秦鳳之師攻得蘭州及西使城上諸將功請築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完為主兵之所併力河南諸郡而憲頓兵蘭州不進數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環慶師老于靈州趣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師潰歸上以憲蘭州有功釋勿誅使圖來效憲自以比

諸路獨違七月庚寅約束乃陳再舉之策冀塞前罪上

以為然故令赴闕明年六月五日實錄乃書此云憲以

憲赴闕後張舜民志劉昌祚墓云朝廷欲再舉自鎮戎

軍胡蘆河川築十五堡傳靈武此云自熙河寨進築直

抵鳴砂城地名不同當考熙庚辰詔諸班直上四軍毋得簡嘗有罪改配人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

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

今便欲再舉何以勵眾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

夫甚有陷沒必恐邊將懼罪不曾依實盡言議臣依違

亦不敢明白敷奏老臣荷陛下恩深若又不言乃是負

國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



不得詳審以誤大計伏望陛下察之若不深責無以勵後又言臣竊聞陝西用兵之後公私蓄積大抵殫耗丁壯運糧從軍夏麥多不下種大兵雖還邊備不可輕弛竊慮向去軍民糧食不充緩急無以計置謂宜講求漢唐故事水陸轉輸以備乏絕臣守藩當路近聞岐雍間粟麥之價今已騰踊若至春後必多流亡兼聞關陝人戶昨經調發應副軍期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亦皆覬望德音儻順青陽一霈恩宥因而有所蠲復或并及河東諸郡茲實陛下盛德之舉仍願亟詔諸郡申嚴斥埃專為守禦之備養威練卒振卹傷殘之民在今之宜無以易此臣受恩至深慮有所及不敢自默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

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受國深恩義同休戚髮齒如此無復覬望惟有區區欲報之意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糧皆眾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羌人遁逃莫敢抗堂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懼四夷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興動大眾彌歷累月餽輓不貲諸路之民疲于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寒冒苦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徠



將士安撫百姓噢咻其疾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蘇息按  
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懲艾強隣內足  
以愛養軍民此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師徒暫還而復  
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  
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  
此天下之深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陝西軍須不少亦  
聞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涌  
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  
恐應副不前有誤大計臣而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  
以天下爲度以蒼生爲心不以盡敵然後爲功亟詔班  
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軍民和附以小羌昏亂  
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又聞陝西河東

運糧人夫雖所費不貲而逃逸者甚眾至有部夫官亦  
逃竄恐無人敢仔細奏陳兵志謂善用兵者人不再役  
糧不二載春秋戰國時用兵多在中夏故兵有因糧糧  
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塞外沙漠之地其勢不同易  
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尙  
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嚴  
壯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伏  
望陛下選擇將兵者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用  
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  
慈矜察兼不敢附遞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  
永世持詣通進司投進

答詔在明年二月二十五日

是歲置昌化軍感恩縣蘭州龕谷塞東關臯蘭二堡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州大雨壞廬舍鳳翔府鳳階州饑河北水遣官振郵朝  
網要是歲府界及三路  
保丁數凡六十九萬有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戊子環慶路經略司言涇原路第八將隊將李貴扇搖

兵眾逃歸乞特行遣以懲後詔盧秉昨行營軍還逃歸

之人情理巨蠹無若貴者及今根治不致已經釋罪之

人驚疑卽具案以聞秉言貴情非巨蠹昨以出界兵將

上下失律臣卽權宜傳放罪指揮兼已奏得朝旨若更

追劾恐致驚疑詔釋其罪朱本刪去乞特行遣以懲後一句今從新本仍存之

京西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比聞多有陝西軍前亡卒

首身乞降指揮招諭令隨所在自陳給券送歸所屬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二



已降指揮令開封府界京東京西路軍前士卒因寒凍  
闕食逃歸者依陝西河東首限施行 郵延路經略司  
乞以新收復米脂吳堡義合細浮圖塞門五寨地土招  
置漢蕃弓箭手及春耕種其約束補職並用舊條從之  
詔下吳堡義合等寨具 沈括又言新收五寨雖各據  
去年十二月六日戊午 地利險阻然守具未全糧儲露積人兵無所存庇欲於  
側近那廂軍二三千應副工作及指揮轉運司糧儲但  
輸安寨堡候城寨可守則移運從之 詔陝西諸路士  
卒軍前所犯並與放罪官司毋得詰問  
己丑詔判都水監李立之凡為小吳次口所立隄防可  
案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并都大巡河使臣窠名無致  
虛設官司橫潰兵夫物料

庚寅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錢藻卒上遣使視其  
家甚貧賜錢五十萬

辛卯命翰林學士李清臣權知貢舉知制誥舒亶侍御  
史知雜事滿中行權同知貢舉 判司農寺天章閣待

制王居卿知太原府代王克臣也先是五路出師討夏  
賊無功王中正言經略司姑息士卒實誘之使無固志

乃召克臣知東審官院改命居卿 克臣知審官乃 詔  
自今皇太后行幸百司儀衛宜依太皇太后萬歲日施

行 是日濟陽郡王曹佾告謝命坐對之涕泣撫諭良  
久 詔王中正以自京及汾潞選募軍馬悉付都總管

司發來赴闕官屬除見充將副及合留充部隊將外有  
差遣歸本任餘並令隨赴闕 錄左侍禁羅遵子昌嗣



為奉職弟遜為借職攻米脂城中箭死也 特封韓國

大長公主女錢氏為宜春郡主

甲午詔自今毋以大理寺官為試院官 上批代州諸

寨踏成蹊徑二十有七處及瓶形寨地圖令河東經略

司指揮代州并準備提舉管勾開壕立堠官候北界來

計會即自團山子鋪以西分水嶺脊依畫圖商量取直

開立壕堠其向西踏成蹊徑處同行修治俱令依舊不

得展縮此四月八日又七月十五日又十一月五日措置麟府路

軍馬司言自今逃走兵員乞許人告捕或斬級支賞不

立首限從之 詔陝西河東緣邊事差避官舊任處年

滿替人未至並歸本路如替人已至除知州軍縣並額

外權置候年滿日罷如不願補填許所屬依減罪人例

承差遣其知州軍縣人準此 安化軍留後魯國公贈

鎮海軍節度使北海郡王宗肅卒

己亥太宗正司言宗室以高年抱疾恩許私家乘垂簾

肩輿出入聞擁從猥多驕不可長欲乞許乘肩輿者量

出踏引籠燭照夜毋得過兩對如有違犯從本司察舉

從之 開封府界提點司言詔發十將赴熙河路費錢

九萬七千餘緡乞權借咸平等縣封椿錢從之 詔陝

西集教場出等義勇保甲昨案閱官誤以馬步射弓相

須拍試其一藝應格者不得解發可再檢視元試弓弩

一事應格即解赴闕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聞知管城

縣陸宣職事不修體量事實以聞提點司初不按舉承

詔即言宣闇慢迂疏事多逋滯糾擿稽違數條以應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上批陸宣先衝替仍劾罪朱本云初帝下提點司案故衝替仍

劾其罪前史官妄以爲不案但應太學言生員萬阜

等五人曾經屏斥未嘗敘雪而改名補試入學詔並斥

出學實殿一舉今後妄冒入學者徒一年 白虹貫日

兩紀並係庚子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乞應結糴封椿穀所收息

錢並令措置糴便司收從之 大宗正司請外任宗室

毋得造酒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親處寄醞從之 詔

彊盜保甲教閱軍器者處死情輕奏裁竊盜箭二十隻

徒一年弓徒二年弩流三千里徒罪配五百里流罪配

千里獲竊盜保甲教閱軍器一人比二人推賞 詔差

諸班直百一十六人分與熙河環慶涇原路押隊 詔

諸路戍兵逾期久未更代慮人情思歸守戍之人展一

年爲替限 權發遣涇原路轉運副使葉康直奏臣伏

思兵勢貴聚而惡分莫若諸路並進相爲犄角則賊兵

易以殄滅等事權發遣環慶路轉運判官事李察奏攻

取之計若先得橫山則山川險阻人馬族帳已失其所

恃靈州雖存其實孤壘指日可下等事並詔畱埃此密記十

八日事辛丑降授西上閣門使知坊州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

副使員外本州安置初詔曾布根究遵裕將下損折亡

失命官吏卒鞍馬器甲及斬戮命官使臣未報而遵裕

用軍失律多戮無辜事狀已明故有是命遵裕自謫籍

上書言臣熙甯初獲對便殿嘗進橫山之議不幸种諤

上書言臣熙甯初獲對便殿嘗進橫山之議不幸种諤



暴舉遂誤事機繼而王韶建議青唐久爲秦亭之患每至防秋結連諸寇有窺蜀之心而轄氏鼎分有可乘之勢臣適當秦鳳兵行戍守古渭特蒙驅策與王韶上憑聖算易武勝爲鎮洮卽領軍事旣開河西又總兵制及景思立全軍覆沒臣在岷州新城有必陷之形帥府有不救之議而臣奮張死力粗振軍律復蒙拔置禁衛領帥熙河以臣不才數千吏議廢而復起常恐孤奉國恩今者以環慶之節將陛下天討之威以兩路軍馬破覆巢穴正在此舉而臣稽留天誅不副神武之略罪當萬死然覆轍可以爲後與之戒臣得昧死言之昨至慶州精卒壯馬悉爲林廣澤去本路九將之兵老弱相半又所得開封府界及京東西十一將逼期至軍困於道塗

人氣未復一不勝也羣牧司所給新馬百匹中可戰者不過二二三不勝也大軍啟行器械未備師次授兵不暇簡閱甲冑重大弓弩堅強中下之軍皆不爲用三不勝也李察計運寡謀多用驢畜前則窒軍行後則費營護四不勝也五路並入本出聖謨獨臣以環慶涇原之師直抵靈武而諸路之兵中路不進五不勝也又議者罪臣不能破賊外援力下東關蓋東關賊之餌兵軍法勿食劉昌祚裨將也利在一戰臣主帥也務全三軍蓋靈州至東關四十里仍阻七級渠主客異勢難保萬全昌祚亦知利害如此今日特以偏詞藉口自計保全又李察以夫驢運糧而安行中軍未嘗親臨大寨夫衆都無部勒棄拋糧草望風遁歸因乘西賊奔衝並指爲鈔



略之數初抵瀚海賊馬至李察臨敵畏怯因失包指  
自言喪手及不知所乘馬之存亡突入中軍問漢兵敗  
未皆傳以為笑竊恐昌祚察輩偶以今日避禍得效不  
改故態他日上誤國事故一為陛下言之遵裕所言西  
師不勝之形頗得事實然方師行時遵裕豈不知而不  
先事極言徼倖一勝如忌昌祚成功不許其擊東關保  
聚致失因糧之利而滋賊勢則皆遵裕之罪然能聽裨  
將種診計冒法回軍粗保其眾有可稱者朱本云遵裕  
敗事被謫言  
多不費兼無施行台刪今依新本仍存之  
遵裕本傳云  
久之許從便居不知許從便居果在何時八年五月八  
日復官邵伯溫云云可考新舊紀並書高遵  
裕伐夏人失律擅殺無罪貶鄂州團練副使  
癸卯詔河北路保甲司團結不及兩大保即分附鄰近  
團教其山河隔絕去教處遠或每及兩大保以上許別

置一團教場如隔河歷亭縣人戶即附武城縣團教陝  
西河東準此 郵延路轉運司言昨大軍出界差廂軍  
二百人驢六十頭赴京東第三將軍回止餘廂兵六人  
詔劾將副石舜臣宿壽以聞 詔緣軍興差借戶馬並  
給還死者依羣牧司賣馬上價給錢 詔沈括立功士  
卒依格不待朝命推賞者其亟施行訖奏所加賜絹仍  
須親視恐有雜惡及主者受賂蓋本路用兵以來累經  
推賞人情久則生怠其下常得以伺隙作姦方今正宜  
督察不可怠於事始也又本路見守吳堡米脂義合細  
浮圖寨並據橫山地分聞山界部落家屬賊已放歸宜  
廣招納而未見措置次第卿可急經制也 雄州言準  
涿州牒奉留守指揮準樞密院劄子以夏國遣使入朝



稱爲南朝無名起兵討伐不知事端指揮燕京留守司  
委涿州移牒雄州聞達南胡會問上批夏國主秉常見  
受本朝封爵昨以並邊部落來告秉常見爲母黨囚辱  
比令邊吏移問爭端其同惡首領專輒不報繼又引兵  
數萬侵犯邊略義當往征今彼以屢遭敗衄故遣使詭  
情陳露意在間惑想彼必已悉察令雄州具此移牒涿  
州羌人得此移遂不至 賜河北都轉運使集賢殿修  
撰蹇周輔轉運判官朝奉郎李南公銀絹二十五匹兩  
仍降敕書獎諭以提舉移建人使驛亭道路於人使未  
過界前畢備故也

甲辰詔三路集教大保長除教騎人兼習馬槍外其教  
步弓弩兼習步槍其團教保丁依元降二分指揮教騎

兼習馬槍四分教弓四分教弩如不堪教弩者卽依開  
封府界敕教槍雖多不得過二分 詔就差諸路使臣  
剗刷軍器京東路馮彝京西路謝禮荆湖路甘承立兩  
浙福建路鄭居簡淮南江南路胡忠順 詔除故柴宗  
慶等八十六員負進奉馬價錢萬緡 侍御史知雜事  
滿中行言元豐四年下半年終御史分察案合取旨更  
易詔宇文昌齡領吏工案王祖道兵刑案豐稷戶禮案  
降充永興軍路鈐轄劉昌祚姚麟並改充涇原路鈐  
轄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昌祚以涇原總管麟以副總管  
並降充永興軍路鈐轄今還爲本路鈐轄  
乙巳福建路轉運使賈青言準朝旨相度年額外增造  
龍鳳茶今度地力可以增造五七百斤仍乞如民間簡



牙別造三二十斤入進詔增額外五百斤龍鳳各半別  
計綱進又言所乞造簡牙茶別製小龍團斤爲四十餅  
不入龍腦從之 詔彭孫追供奉官趙福劾其怯懦走  
回之罪斬訖奏福初隨涇原兵進討隸孫將下至靈州  
糧道斷絕中路逢賊躡戰大軍夜相失皆潰走盧秉奏  
已得旨放罪而福在秉幕下任事見孫不爲禮孫因以  
惡語奏福在軍中不殺賊故也彭孫起於寇盜數年擢  
任將領以母老乞封一郡又乞弟鐸備荆南一將以奉  
親子傑擅以私書發馬遞孫自言願以功除過領士馬  
出界所亡十之八自上不及半在邊郡賣從軍在蜀時  
物又自言以犒軍恐爲當職者所言上皆曲從其欲有  
罪貸不問冀得其死力故也

宋本刪去彭孫起於寇盜  
之下以爲並前史官語今

依新本  
復存之

熙河都大經制司言奉朝旨根治報甘谷城

事不同情理勘會緣邊城寨探報前此亦多異同當在  
帥司審度虛實應接今止是甘谷城報事蕃部誤指地  
名卽無情理若根治恐自今刺事人疑慮或失事機乞  
更不問又言近差康識行定西城一帶自通遠軍榆木  
空按蘭州界通過四堡皆爲控扼當先興功乞下經制  
邊防財用司應副並從之

二事朱本削  
去今從新本

翰林學士王

安禮言詳定渾儀官歐陽發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  
無據今造渾儀浮漏木樣準詔進呈及歐陽發具新器  
之變舊器之失臣等看詳除司天監浮漏疎謬不可用  
乞依新樣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謬欲  
依歐陽發條奏施行從之

兩紀並書作  
新渾儀浮漏

提舉河北東



西路保甲司言奉議郎簽書恩州觀察判官公事張損  
措置編排保甲場地率先辦集詔賜損緋章服令本司  
責以盡心職事任滿保明別與差使

丙午奉議郎黃降為監察御史裏行領察案代王祖道  
為言事官先是御史臺兵察案察呂惠卿前知延州違  
法遣禁軍齋毛段遺徐禧詔送大理寺惠卿時居母喪  
即具奏御史按劾不當又事在赦前御史意欲中傷大  
理亦有妨礙仍自列治邊勞效詔送本察及大理看詳  
於是御史大理各條上惠卿違法情狀詔惠卿特免勘  
餘令大理寺依前降指揮施行御史宇文昌齡言惠卿  
欺罔乞以所奏付有司考驗其罪明正典刑不報實錄云  
御史臺大理寺條上前知延州呂惠卿違法遣禁軍齋毛段送徐禧詔惠卿免劾今據宇文昌齡集增修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承禧權發遣淮南南路轉運副使承  
禧先為開封府推官因進對上面諭以向覽卿臺章甚  
合理道凡有所聞見宜密具章疏不可以不在其位而  
遂緘默也承禧因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留中不出

議者謂必復言職既而有此命此據蘇頌所作承禧墓  
憲事延慶罷開封事在元豐二年八月七日時承禧已  
為開封推官奏延慶不合避免狀稱六月三日對垂拱  
殿面奉聖旨令密進章疏然則密進章疏乃六月對垂拱  
事也呂惠卿過家傳云承禧居喪揚州即求避焉今附承  
禧二二年二月十七日承禧自府界改府推三年六月承  
豐二年二月十七日承禧自府界改府推三年六月承  
七日遷府判四年三月六日兼帳司勾院磨勘司  
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出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  
開封府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錢除三路外及淮浙江

湖等路增剩鹽錢江西賣廣東鹽福建路賣鹽息錢並  
輸措置河北糴便司先借支內藏庫錢三十萬緡與河



北糴使司以福建路鹽息還 詔在先朝時女真常至

登州賣馬後聞女真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

至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還可降詔國王諭旨女真如

願以馬與中國為市宜許假道後女真卒不至女真卒不至據

汪藻金盟本未增入

丁未代州言據瓶形寨申有北人欲於瓶形寨地壕堦

盡處取直向東往團山子過往當令監押吉先說諭令

同上批已嘗圖付代州候北人來立壕堦準此施行即

是聽其過往今卻約欄乃是全不曉事曲煩朝廷行遣

啟侮敵國宜令分析聽北人取直過往四年八月七日

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古法送前同議樂楊

此月十二日又二十 太常寺言開封人葉防言太常

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晉鼓節

金奏於經有據又言筭簾之制不合經禮乞因大禮雅

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為司樂案宋史樂志楊傑

非是且云其說難行與此互異

戊申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並罷三年

近戶口或遠隸它州見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割戶口

山川并降屬縣名額詔沅州新修貫保托口小由豐山

堡寨係控扼蠻蠻形勢之地宜以瀕渠河貫保寨為治

所合置渠陽縣隸誠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州緣邊

安撫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周士

隆知誠州置兵馬監押職官司戶參軍各一員並令謝

書此合重出之 客省副使知誠州謝麟言本州旁



麟舉官一次誠州官任滿依沅州酬獎

已酉以四方館使熙河路總管李浩為熙河蘭會路安

撫副使副總管兼知蘭州

辛亥知渭州朝請郎集賢殿修撰盧秉為朝奉大夫知

潤州御史王祖道言秉近乞浙西一郡已除知潤州議

者以秉班在常參朝廷擢委邊寄王師西討秉當一路

之衝大兵啟行秉不能綏靖張皇役民晝夜城守道路

傳以為笑秉之措置無狀眾所共知而秉方乞便郡迺

更進秩應罰而遷何以懲勸不聽 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鳳州團練使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种諤知渭州

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

路邊防財利事李憲為涇原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四方

館使知蘭州兼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副使李浩兼權

涇原路經略安撫副使諤浩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進士鍾傅為蘭州軍事推官涇原路安撫制置司管勾

機宜文字以李憲奏充效用又言其從軍有功故擢之

傅樂平人也 上批涇原路轉運副使葉康直權管勾

環慶路轉運判官公事李稷已令再上殿奏事候上殿

畢限三日兼程赴任計會李承之幹辦軍須尋又促康

直先發 事此據御集乃二十九日事今附見促康直先發

碑云五年夏再議靈州之舉欲自鎮戎軍熙寧寨築堡

大小五年夏再議靈州之舉欲自鎮戎軍熙寧寨築堡

問所以康直力言其不可大體以公私財力困置士氣

疲敵之意且如二十五堡大小相補每堡計工二千五百

策是為工二如二十五萬食不在焉即於展前自運籌

再舉之為儀然久直不說變色乃日人皆謂可為而君獨

以謂不可何也康直徐日言可為者苟且面諛之人也

賣食公通監編卷三百二十二



異日舉事不卒將追罪面諛之人乎為復諸公身當其  
傲凡事責制於未然毋使後悔也是時已遣李憲等之  
涇原開制置使幕府調淮南京西役兵抵關中勢  
將必為即放朝辭遣歸本路既歸又率同事上言乞罷  
進築之舉有吳道純者本司勾當公事適在行熟見康  
直對上本末道純利門子天資更險即迎為之說曰  
葉某所以須索浩瀚者重難其事爾上即遣道純馳驛  
之涇原俾與公辨是非尋察知道純之為人亟止之使  
原進築亦罷按密院時政記二月二日涇原轉運副使  
葉康直奏竊以諸路多刷廂軍前來等事詔令制置  
司相度那融差發按此則康直亦奉行進築指揮矣舜  
當考云  
都提舉市易司賈青言市易既革去結保賒  
請之弊專以平準物價及金銀之類抵當誠為良法乞  
推抵當法行之畿縣從之 詔今再議西討種諤暫輟  
赴涇原其新復城寨招降人口委沈括完葺照管若有  
疎虞當行軍法 權發遣熙河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  
公事苗授言臣統領見在行營將佐等直趨靈州應援

環慶涇原軍馬近準樞密院降到臣與李憲等奏議內  
樂士宣稱親見苗授奉宣聖旨據苗授稱人馬疲羸已  
分逐將歇泊看詳苗授未有行日竊念臣孤遠不才誤  
蒙朝廷獎擢昨以師行日久士卒疲羸不堪遠役兼兩  
路軍馬已還境上臣雖即時統率應援實動眾而無功  
遂具利害奏陳士宣軍中巨細無不詳知及朝廷再調  
軍馬更不卹軍事成敗惟是倚詔作威望風旨以固寵  
不能以實上聞乃欲陷臣必死上賴天聽特寬誅戮竊  
恐緩急臨機沮壞如此不惟動搖人情必害大計臣職  
領方面所繫安危乞許迴避移臣別路上批軍中事樂  
士宣自當聞奏令苗授安心供職 沈括等言所奏舉  
文武官應有違礙並乞追差諸處不得占畱上批本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三

神宗

宋 李燾 撰

元豐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奉宣旨事別以黃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爲畫黃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爲錄黃樞密院準此惟以白紙錄送面得旨者爲錄白批奏得畫者爲畫旨門下省被受錄黃畫黃錄白畫旨皆留爲底詳校無舛繳奏得畫以黃紙書侍中侍郎給事中省審讀訖錄送尙書省施行三省被受敕旨及內降實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省執政官兼領尙書省先赴本省視事退赴尙書省申



明及立條法並送尙書省議定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頒  
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所屬無定法者送司勳樞  
密院軍功不在此文武官三省樞密院置各具員中書  
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擬注過門下省並侍中侍  
郎引驗訖奏候降奏尙書省若老疾不任事及於法有  
違者退送改注仍於奏鈔內貼事因進入六曹諸司官  
非議事不詣諸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本曹議定關刑  
部覆定干酬賞者送司勳如無異議還送本曹赴都省  
議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本院吏部  
差注官團甲由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退吏部以事  
因帖奏諸稱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無法式上中書省  
有別條者依本法邊防禁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曹

寺監者爲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舊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職事新紀

書頌二省樞密院六曹條例

詔陝西諸路應經出界死亡義勇保

甲人夫係本戶正身者與免夏秋二稅兩科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葉溫叟言諸縣夏稅輸納有期方

行倚閣續有旨令上三等納本色緣本色多絲綿絀絹

今已過時雖法許納錢而官估物價幾倍殆成空文詔

諸租絲綿布帛折納並依實直上價涇原路經略司

乞下買馬司買四千匹赴本路許買民馬相兼給諸軍

從之詔慶州嘉木扎寨以安疆爲名詔鄜延路轉

運司諸軍病羸隨軍出而不能歸者賜其家絹十匹

甲寅詔環慶路經略司昨出界將領官所部兵除死事

及因傷而死外會計亡失數如及二分追一官二分半



二官三分半四官四分五官四分半六官免勒停差遣  
依舊其降官至奉職各罷將副差遣令曾布據出界時  
分隸將領官所部及死亡數并應奪官人名位以聞其  
鄜延涇原秦鳳熙河河東路取會亡失數準此 詔熙  
河路洮河與黃河通接如可作蒙衝戰艦運糧濟兵令  
李憲計度 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卿侮法專  
威寮屬不得豫議及私遣衙校過揚州問市價諭市司  
增價糶職田米納本州衙前李誠妹踰法先支重難錢  
與李誠已遣官推治而真卿高充苛暴吏民承其積威  
莫敢訴仍恃年老意行不顧欲望罷真卿劾罪從之仍  
衝替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漢自刺史有人爲三  
公者蓋重其任爾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人

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卯詔行營諸軍病死許子孫承填名糧軍員下當直  
長行曾經行營準此其人員安排子孫補本指揮右將  
虞候 詔涇原路轉運司築城及軍須並先本路計置  
闕或非所產令都轉運使應副 李憲言準敕差權涇  
原路經略制置使其熙河路都大經制并節制秦鳳路  
軍馬合與不合依舊兼領陝西諸經略轉運使合應副  
本路兵馬軍須糧草其經略司監司乞許臣彈劾以次  
當職官乞許臣一面遣官劾罪陝西河東見任文武官  
乞許臣不拘常制選委應副雖有違礙並卽發遣如敢  
占留並科違制乞差近上禁軍一指揮爲牙隊詔熙河  
經制並節制秦鳳路依舊兼領乞牙隊差神衛餘並依



奏 詔借撥茶場司錢四十萬緡付秦鳳經略司市糧  
草 裁造院言繡造儀鸞司什物欲依文思院繡扇例  
均與在京諸尼寺宮院詔三司除三院及下西川繡造  
外募人承攬

丙辰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押班李舜舉爲照管涇原  
路經略制置司一行軍馬兼參議軍吏大事 權知開

封府王安禮言本府奏斷公案御史臺一例取索竊以  
公事已奉旨斷方更點檢於體不順欲乞自今不許取

索從之

并十日五日

詔殿前馬步軍司軍前逃回首身人免

決嘗出界降料錢填開封府界京東西將下節級降長  
行仍押赴軍前宣效六軍分配車營致遠務東西審務  
未嘗出界人並分配陝西五百里外內禁軍充本城宣

效六軍充牢城

詔昨興師誅乞弟今旣蕩平巢穴卽

與禽捕乞弟同功其使臣軍兵等除畱戍守外餘各遣

歸林廣候措置新立堡寨畢回本任初廣失乞弟於納

江去年十二月辛未也眾十萬皆無人色官吏噫嘿不

能食乃令進寨追賊越七日次白崖

二十五日丙子師次白崖又五

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劔立正月癸未朔上

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丙戌過鷓飛不到山己丑乃至

歸徠州大小茅屋才百餘間乞弟所居則以木爲之亦

百餘間自發納江卽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

者十二三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鬻割食之

畱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麥文昞問廣軍事當何如

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不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



文昞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  
期在梟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得  
乞弟萬一糧道不繼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  
在九重明見萬里外乃定計班師癸巳發歸徠州循舊  
寨而還是月癸丑朔次江門廣與苗時中麥文昞輕騎  
同往樂共等處相視要害修築堡寨乃以樂共為城江  
門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為堡西通清共甯遠安溪以  
達江門東於大洲壩置堡以通納溪包括上下底蓬褒  
等村悉居腹內皆時中及程之才初為韓存寶先事經  
畫者也廣之進寨追賊中軍皆四出獨畱疲老三百餘  
人在寨暮夜刁斗無聲時中問廣何如廣曰既失賊當  
就死不暇卹此耳時中曰公誤矣朝廷付公以十萬眾

豈可同偏裨効一死為勇耶廣乃命止追者整軍而進  
又欲移兵討落母部索乞弟時中曰公帥十萬眾深入  
死地元惡既失豈可妄加無罪族帳為朝廷更生事耶  
要當圖此十萬眾生還計耳廣從其言自納江至歸徠  
州暴師四十餘日糧道不至乏絕時中之力居多時中  
移見六月十五日時中遷官時上老人山平蠻錄在  
正月一日癸未次老人山乃去年十二月壬午晦也  
實錄以次老人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庚辰舊紀書  
丙辰林廣平乞弟巢穴乞弟走軍不能前廣受密詔許  
班師三軍歡呼曰天子明見萬  
里之外廣全師以還新紀削去  
詔給涇原路經略制  
置司空名諸司使至內殿崇班敕告百東頭供奉官至  
三班奉職二百三班借職至殿侍軍大將劄子三百度  
僧牒紫衣師名敕百三司銀器二萬兩陝西買馬司馬  
千匹其應給輜重騾橐駝令致遠等務盡數起發少府



監鑄蕃部本族巡檢銅朱記蕃部本族巡檢印氈帳錦袍金銀帶應賜物並豫給仍給兵幕千槍五千弓三千箭二十萬詔李憲以十三日進發

丁巳命內藏庫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都大提舉修尚書省五月十三日癸巳新舊開封府言令文諸老幼

疾病犯罪而孤貧無以入贖者取保矜放本府日決獄訟應贖者多孤獨貧窮又無鄰保不免責廂巡狀以便

取保之文自今乞從本府審察貧乏直行放免從之開封府言左右廂收畱罪人數多狴牢窄隘欲乞相度

增展獄房添置鎖押下將作監責限一月了畢從之敕榜曉諭陝西百姓等訪聞昨經西討調發丁夫隨軍

極為不易爾後邊事更不差夫出界令各安農業此據朱本

以中書御筆修入墨本無之新本已修入六月五日乙卯合參照

戊午上批方今西邊用師未已其境內靈祠宜謹修崇

以迎福佑西嶽廟疎弊及熙州東嶽廟昨官軍之出若有靈助可下呂大防苗授各選官增繕詔殿前馬軍

司限外首身逃亡兵級其所亡衣甲并冒請食錢口食

更不根究只劾逃亡罪以聞河東經略司言代州聞

立壕堠約用役兵五百與北界分定地分若北界人夫

數多自合對行差撥一發開立若數少合用役兵比北

界人數差仍只於代州縣寨剗刷應副正月十二日

己未上批葉康直計定運糧廂兵亡慮數十萬諸處役

兵並權罷令諸路轉運使剗刷廂軍京東六千人京西

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東五千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



水監刷黃汴河河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赴陝西團結  
廂軍河清等並隸涇原路制置司 詔承議郎天章閣  
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趙鼎落天章閣待制追兩官免勒  
停知淮陽軍坐應副餽輓不如法及稽違朝旨也鼎出  
知廂州尋卽潞州置劾還至隰州遇將趙宗本尙德王  
從休其下東餒聞再戍鄜延皆謹叛有棄甲而遁者自  
隰至潞三奏請亟存恤言尤危切所親憂之鼎曰吾寒  
生上擢近侍典方面當以死報若匿情追譴可謂忠乎  
在河東上章凡二十四皆以兵擾民爲言上意卒悟故  
責淮陽才半歲復起舊紀書己未河東都轉運使趙鼎  
知淮陽軍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司言被水保甲乞  
候歸業點擇詔隔水之人仍求近附教勿令往來費力

飲食失時

庚申朝奉郎寶文閣待制李承之承議郎董唐臣上編  
排鹽法承之賜銀絹各五十唐臣減磨勘一年  
辛酉上批新判刑部何正臣自擢置朝廷以來未嘗踐  
履刑獄職任可改差判兵部兼知審官東院 詔董戩  
首領結凌死其朝辭物給其子董納芝臨占增賜絹百  
匹

癸亥詔沈括聞本路近奏功狀第四將下頗有漏落有  
功之人人情甚不允貼今正用人之際功罪如此不明  
何以使人盡力前以種諤庇護初奏本將不敢申明今  
諤旣離本路可以盡情伸吐卿可體問的確有功恩賞  
未當之人保明奏聞不得少有稽滯 罷廣濟河輦運



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軍界計置入汴以  
清河輦運司為名命朝奉郎張士澄都大提舉先是京  
東路轉運使言廣濟河用無源陂水常置壩以通漕歲  
上供六十二萬石間一歲旱底著不行欲移人船於淮  
陽軍界上吳鎮下清河及南京穀孰甯陵會亭臨汴水  
共為倉三百楹從本司計置七十萬石上供置輦運使  
隸轉運司歲減船三百五十兵工二千七百綱官典三  
十三使臣十一為錢八萬二千緡下提點刑獄司案實  
以為如轉運司言京北排岸司沿廣濟河置故并罷之  
七月二十日七年八月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華陰郡王宗旦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  
尉滕王諡恭孝聽以旌節牌印葬及葬又為輟朝喪終

又詔曰宗旦嘗侍仁宗講讀其後典司宗籍十有六年

畏法寡過已推恩諸子幼子右內率府副率仲曖可遷

右監門衛率府率新紀書華陰郡王宗旦薨舊紀不書李憲奏姚麟久

更邊任兼有材武乞除熙河蘭會路鈐轄於蘭州駐劄

如知蘭州李浩赴制置司即令麟權知蘭州從之密記十一

日事麟改涇原鈐轄  
在正月二十二日

乙丑詔熙河路經略都總管司至路分都監並加蘭會

二字元祐四年八月己亥改會字為岷詔李憲看詳軍中功優賞輕

者以聞熙河經略安撫司言定西城不住有賊馬殺

略商人巡邏戍卒并聞衙頭指揮不任入漢界任便劫

盜詔李憲羌人之性畏強凌弱若不令守將相度機便

卻往酬殺將為憚怯啟侮不已則賊計得逞道路愈致



艱虞可速與指揮

丙寅知延州龍圖閣待制沈括知永興軍龍圖閣待制  
呂大防並為龍圖閣直學士括本路出兵守安疆界應  
副邊事有勞大防以鎮安所部協力邊事故也 詔河  
北緣邊州軍保甲與兩輸戶連接者更不起教雖緣邊  
而無兩輸戶處不用此令 詔興州防禦使仲駢罰俸  
一季坐非理燔灼人面也仲駢有妾騫始售其直數十  
萬間被酒灼敗其面因斥於官督歸其直知開封府王  
安禮曰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善妾首也今灼敗之  
則無能自鬻此與炮烙何異乃奏於上請勿復其直並  
厚譴之以為戒上曰仲駢魯王之裔席寵怙勢鮮克由  
禮朕以近戚故每優假之比聞被按踉蹌如不容且相

戒毋敢犯卿今朕為卿罰其俸則過於受譴矣此據王

狀增入行狀以仲駢為令駢

丁卯詔武昌軍留後同知太宗正宗惠進封江夏郡王

知太宗正武勝軍留後宗晟同知太宗正新紀書封宗

書不詔昨遣師問罪夏國其西蕃董戩亦遣親信首

領部勒兵馬來濟軍威事功可紀董戩見議策勳其立

功首領亦當推賞委苗授遣人因般擦告諭董戩鄂特

凌古果莊 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

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許奏舉勾當公事官一員準備

差使使臣三員給公使錢千緡 詔官品卑而任職事

官品高若議請減隔一等者聽從高品隔二品以上應

議者請應請者減 史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



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  
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厯中藏子德  
武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爲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  
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主高氏復來  
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  
因以建爲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  
弟詢相繼而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  
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爲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  
本末與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佑四王  
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  
熙甯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  
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

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  
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  
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  
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絲其興也自建始  
歟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甯四年十三年之  
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  
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爲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  
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  
慕義來廷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  
能及此下畢仲衍仲衍以所與使人崔思齊李子威語  
來上其所知不詳於鞏所論著也所可紀者新羅百濟  
內亂王建遂合三韓易高氏姓誦於治爲遠宗王徽詢



之子也又云高氏聖厯元和間事皆有紀錄三韓自有  
史元和中獻樂兩部蓋唐樂鄉樂也上曰蠻夷歸附中  
國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尙文其國主頗識禮義雖  
遠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禮遇皆在諸  
國之右近日進伶人十數輩且云夷樂無足取者止欲  
潤色國史爾安燾等出使其國中館伴乃與上節人從  
庭下相揖蓋以其國主與燾均禮故也 御史臺言刑  
察案於開封府取索公案本府稱已準朝旨奏決公案  
不許御史臺取索看詳公事未結案雖有人論訴不許  
取索已結案係奏斷本府又奏乞不許取索公案則是  
事在官司而所行稽違許人赴臺理訴乃爲空文若訪  
聞官司鍛鍊人罪出入刑名既無案卷則無從考察深

恐六察之法文具實隳詔令開封府送公案與御史臺

秦鳳路提點刑獄康識言熙河路四州軍弓箭手開

拓之初所借牛種借助等錢及承地認欠之數近諸州  
軍依例檢舉督索緣逐人欠在軍前方此休養望令倚  
閣候歲豐日依料次送納詔與展限二年

己巳詔開封府六曹官任滿減磨勘一年 詳定編修

諸司敕式所言國家大禮曰南郊曰明堂曰禘饗曰恭  
謝曰籍田曰上廟號今若止以明堂禘饗南郊三事共  
爲大禮式則恐包舉未盡兼明堂禘饗南郊雖以并合  
一名須用舊文離修爲式恭謝籍田歷年不講諸司案  
檢散亡今若比類大禮斟酌修定又緣典禮至重品式  
或有未具則奉行之際恐致廢闕抵牾以此未敢修擬



詔恭謝籍田據文字可推考者修定 詳定編修諸司  
敕式所言本朝每遇大禮皆循故事分使典領宰臣爲  
大禮使兩制兩省分領四使今朝廷正官皆備乞更不  
差五使從之舊紀書已巳釐大禮事於 上批諸保丁  
合給弓弩未得周遍致萃於保正家看守妨占人丁聞  
甚苦之其團教保丁弓弩弦箭令軍器監依數疾速支  
足 詔陝西弓箭手闕額人數疾速以本家少壯餘丁  
補填如無卽於客戶內揀選刺充其陣亡該承替自如  
法 近臣有言朝廷當力行節儉者上曰爲政有道顧  
理財何如爾節儉非帝王之事也儉者家行而已故禹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諸侯儉不中禮猶見刺於詩爲天  
下者豈以節儉爲能事哉此據朱史朱史自注云以中書時政記修入不知近臣是

何姓名  
當考

庚午詔沈括方用兵未艾正當愛惜財用其新復城寨  
尤宜百端省費乃可萬全保據無虞當無事時切勿妄  
增戍守兵馬一則傷財一則疲力今一方邊計悉責在  
卿一有闕誤必正典刑凡事惻怛勿爲推責便文之計  
詔朱崖軍生黎戶乞歸順其令張頡審計所宜不得  
生事 詔鄜延路經略司聞緣邊防拓將下士卒頗有  
逃歸者勘會是實嚴行收捕爲首人凌遲處斬餘並斬  
訖具人數以聞 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下水空船私載  
大理寺引律不坐有害本司課利乞自今下水船私載  
者並依私載法從之朱本削去云  
癸酉曲赦梓州路諸州軍應緣瀘州軍事廂禁軍並與



特支錢緣軍事工役人夫並放今年夏秋稅及一料役  
錢死事之家量與給賜本路及鄰路緣軍事被差及科  
配將佐士卒有功者及文武隨軍應副軍期有勞並保  
明以聞其因傷不任征役者衣糧並全給若因戰亡沒  
及病死之家正兵及召募人有借請受並欠負主典少  
欠損壞隨軍官物非侵盜並除放十月丙寅可考舊紀  
書赦梓州路緣軍事  
被役者蠲其  
稅賦新紀同詔西蕃邈川首領西平軍節度押蕃落  
等使董戩封武威郡王賜金束帶一銀器二千兩色絹  
紬三千疋歲增賜大綵五百匹角茶五千斤鄂特凌古  
為肅州團練使果莊甘州團練使森摩乾展伊州刺史  
各賜金束帶一銀器二百兩綵絹三百進奉使李察勒  
沁廓州刺史增歲賜茶綵有差青宜結果莊止稱果莊

阿合骨稱阿里骨

新紀書封董戩為武威郡王舊紀不書

詔知樞密院

門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尚書左右丞為定班班次

以是為差 詔河東路提點刑獄承議郎集賢校理黃

廉降一官坐不按省本路諸司及朝廷所賜金帛數言

去歲出界所亡財用軍器兵夫不可勝計增事張皇奏

乞降進納宣敕及令民納粟釋罪也四年十月十二日  
廉奏請云云廉行

狀庭堅作更  
當考詳增人開封府言永興秦鳳等路當行方田準

朝廷取稅賦最不均縣先行歲不過一縣若一州及五

縣不得過兩縣緣府界十九縣比一州事體不同似此

推行十年乃定請自今年歲方五縣送司農寺以為便

民遂從之

乙亥分命輔臣祈雨 詔聞京西路多有河東陝西亡



卒州縣官司皆不誰何可委本路監司專提舉所在搜捕依在京已斷法配本路開封府界差王得臣京西差馬疏仍降在京斷配指揮 提舉河北提防司言大河自恩州臨清縣西傾側向東入御河衝刷河身深濬至恩州城下水行湍悍御河隄下闊不能吞伏水勢今相度趁河水未漲以前下手開塞併歸大河詔如不礙漕運及灌注塘澳卽依所奏施行并三月二日 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兩路團教場當用錢六十萬緡乞支闕額禁軍及耆戶長等役錢詔提舉保甲司具析支使名件以聞 鄜延路經略司言準朝旨涇原路制置司奏乞下諸路團結編排人馬並聽追呼起發鄜延路土兵弓箭手二萬五千內步人二萬騎五千蕃兵騎千合用馬

萬匹本路馬數不足乞朝廷差發馬五千匹詔人共依數起發內騎兵蕃兵各選有馬三千人餘闕馬人候到涇原路合制置司填又奏本路九將合用輜重人若許差義勇保甲卽乞早降指揮及衣甲器械昨軍回亡失損壞極多朝廷給轉運司黑漆弓跳鎧弩各二萬衲襖萬四千旗五千乞輟起本路詔輜重人令涇原路制置司差發所乞軍器依奏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相度通遠軍去定西城路爲便乞自弩扎堡以西隸通遠軍康古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張世矩乞不拘常制選有心力使臣代不得力巡檢從之 詔陝西諸路日者頻有西賊入寇宜令逐路經略司嚴誠城守密伺賊馬所在悉行討戮卽毋爲輕易致落姦便



丙子承議郎集賢校理檢詳樞密院戶房刑房文字梁燾知宣州未行改京西路提點刑獄以上批燾可與一  
上批據三月御集 詔陝西逐路近頻有西賊入界劫略邊民委郵延環慶秦鳳熙河蘭會路  
 經略司選兵將使臣度輕重大小隨宜讎復 詔前知  
 澶州韓瑋都水監丞張次山蘇液北外都水丞陳祐甫  
 判都水監張唐民主簿李士良都水監勾當公事錢曜  
 張元卿罰銅有差大小吳埽使臣各追一官勒停澶州  
 通判幕職官臨河濮陽縣令佐並衝替本路監司劾罪  
 以去歲河決不能救護提舉也 詔沈括聞西賊聚兵  
 宥州聲言來塞門保安軍界應接投來南界山羌未知  
 虛實可於元管并新附屬羌中多方羈察勿致隱姦出

入不意有害邊民 穎昌府言準朝旨應軍前逃亡人

限一月自首免罪勘會至陝西路以東逃者皆私越潼

關或黃河法不許首詔能限內首者免越度關津罪

渤泥國遣使人貢 新紀書此依實錄舊紀附年未 知秦州呂公孺言

經略司常平錢斛法以救恤屬蕃弓箭手之類今所存

甚少望特權借提學司錢斛相兼支俵仍展至三月詔

權借錢斛五千貫石 岳州昭烈靈妃封孝靈妃以知

岳州李觀言靈妃羅氏女父為秦鐵官溺死尸不得女

蹈水俱沒里民祀之後唐天成中已嘗冊贈故也

丁丑上手詔答文彥博曰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

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甚悉至誠惻怛之意非

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之深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



嘉不忘乎懷朕涉道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天錫可乘之時上爲祖宗殄滅一方世讎深用厚顏爰自六年還塞將士已憚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近特命於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賊衝軼耳非復有前日圖也所以張大其名若入討之爲者蓋兵法有之用而示之不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庶或可震之來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羈縻之也想卿有一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槩今因貽慶行故茲示諭彥博尋以劄子稱謝曰臣伏蒙聖恩以臣奏陳西事特令臣男貽慶特賜手詔一道并傳宣撫問者仰奉聖訓伏增感懼竊念臣衰老不才荷陛下恩禮之厚舉朝無比惟知竭盡忠懇粗

伸補報昨以西夏擾邊王師伐罪雜羌旣已退縮大兵尙屯邊徼師之善志允當則歸因是奏陳上千宸聽庶幾狂瞽粗裨萬一豈謂愚臣過計難窺陛下聖謨天機固深睿算默定基命宥密遠猷克壯乃生靈莫大之幸實宗社無窮之福加以睿光曲照上德兼容迂陋芻蕘亦被矜采臣無任感戴欣幸之至

此據文彥博集增入彥博論關中事附四

年十二月未答詔最係要切不知史官何以不書當考六月五日並九月未可證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三月乙酉詔昨應募隨王中正出界開封府

大保長雖未嘗立功者各遷一資庶可鼓舞百姓使人

人樂于公戰乙酉三月四日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奏先據李

浩申有新歸順部落子馬凌等稱黃河北有馬凌親家

翁哩努卜密桑一家十五口叫喚乞船過渡浩尋差東

頭供奉官孫晞等取接不期西賊設詐捉擄孫晞并當

直兵士二名浩輕率無慮欲望許本司取勘從之密記三月

四日事十九日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

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密遣中使體訪情實稍變



法以便民詔江東路提點刑獄范岫體量仍下見提舉  
鹽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縣違法因依以

聞

本志載范岫體量事甚略蓋有所隱也今不取六月七日丁巳岫云云

誼又上書云

由唐至于五代暴政所興二廣則戶計一丁出錢數百  
輸米一石江東西許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  
鹽米供軍須卽有鞵錢入倉庫則有發錢正稅之外又  
有租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權  
酒而收麴錢民不得鹽而人米比五代爲加賦矣嘉祐  
中許商通茶乃立租錢茶租以稅爲本比國初又加賦  
矣雖然民生不見兵革安于田畝而以財力奉公家未  
告病也而論者以爲無政事故財用不足陛下有憂之  
起王安石參大政未久而相之又以王安石所推引而

任呂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下之  
法而新之陛下日旰宵中以聽萬務自古好治之君至  
誠篤信排天下之議論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爲安  
石者以身當天下之怨以報陛下固亦鮮比當此時朝  
廷郡縣頗革因循之弊上下日以赴功而一切禁言新  
令之不便是以法度未備而已敝夫法已有弊智足以  
知之然則當更而不更者何哉是大臣造法之過而羣  
臣不言之罪也伏思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爲民爲民有  
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爲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  
爲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爲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  
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  
有之其于役法尤甚臣請試言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



民出錢而害法者十臣請逐言之唐壞租庸調法而爲兩稅其後每稅錢千而增二百是庸之外一取矣五代之麴鹽鞵發本朝皆入兩稅是庸之外兩取矣又出茶租是庸之外三取矣又出役錢是庸之外四取矣四取之外又出寬剩是庸之外五取矣是謂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害法一也陛下以鄉戶衙前破民家產故占籍而稅者皆使出錢以助役此良法也然差役以版籍爲宗版籍以稅錢爲宗避差科者或隱寄稅錢詭名以就下等又稅之重輕不當田之肥瘠議法之臣未嘗講此案天下不正之籍一切隨稅而出錢是謂不正天下之籍而出錢害法二也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議法之臣始

曰助者取于官戶單丁女戶寺觀未嘗爲役者出錢以助重役爾旣而變法不計貧富以稅錢爲率而取之謂之免役凡軍人代役則取其錢以還三司及貧民未嘗爲役則又取之何哉臣嘗爲廣西常平矣廣西凡爲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夫一年之間出錢五六若未病民也然以五六錢所出方夏秋農趨功時兩至官府公使糜費又且數倍古之養民晝爾于茅宵爾索絢今之貧民以五六錢奪其時甚可憐也故宜融之民逃入蠻峒廉州之民燔屋而逋亦可見矣是謂下戶出錢害法三也朝廷以吏爲貪墨考古庶人在官之制而與之重祿用河倉法決其賄獄可謂美意矣立法之初蓋當考事局之繁簡吏案之輕重州縣之大小以差制祿



可也不論大小輕重之別多者至七八千州縣常平兩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簿尉下縣或七八千今之吏乃數倍于此豈非庸錢太厚乎其它容有徒費者矣如前者既罷之帳司是也是謂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害法四也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盜其等者為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臣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為鄉戶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為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戶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窮天下財產安得不蹙而法為利民是謂出錢太重害法五也法以役人有定數而年歲有豐凶故立寬剩以備歲

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農意規寬剩不立正法行之數年州縣寬剩刻納減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寬剩此為何名而取也是謂寬剩太多害法六也夫男耕女桑不給於買錢以輸公家其勢不得無困窮矣今不郵卒不幸有方二三千之里水旱則將何以郵之乎陛下嘗試以近事觀之前日明堂赦書元豐元年以前賦剩苗役逋負一切放免江西雖小所蠲除數百萬一路如此其它可知臣以謂賦稅者朝廷正利尺布斗粟何可不償今天下之民連年逋負惟幸蠲放一有饑饉仰給於縣官其故何邪蓋役錢雜色輸官已多雖樂歲無贏餘正稅所以不入也昔之人君蓋嘗變法矣然其君臣未嘗不相為終始也昔者陛



下以天下之法弊故革而新之則是變法者陛下也承  
意而立法者王安石也潤色討論之者呂惠卿曾布之  
徒也故重司農之權以頒法又詔倉官以行法可謂有  
序矣然而造法之臣不原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爲  
本於是患失之徒爭言新法之便司農不問是否隨事  
立法法未成全而安石惠卿有隙曾布相繼罷去而新  
法一聽於司農主司農者大抵妄意朝廷志在財用希  
合而已大臣襲故事不敢復議利害畫而守之行之數  
年天下受其弊是謂法未成而立法之臣去朝廷害法  
七也然而上下相目而不言是羣臣持祿養交負陛下  
也而今日定法之臣又無一言救其弊徒頒條式以減  
淮浙役人椿畱爲說責諸路依式成書移東就西減五

增十固無毫髮有補朝廷所謂提舉倉官又不肯論列  
利害意者欲繼前軌起成書總天下方數見之空文叨  
天下之功以幸富貴是謂司農不察倉官不救弊害法  
八也夫二浙之法始于李承之其次沈括其次吳雍凡  
三遣使矣屢變法矣然民不知法之爲利而日益貧者  
徒知更出錢之法而未嘗減錢以利民也是謂減役人  
而椿留其錢害法九也自改法來變圓融爲和市有司  
不爲陛下惜乃輕爲價上督責則下疾驅爲縣令者乃  
一科買于民昔臣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  
五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椿官估二十百姓  
實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近江西買軍須襖官估  
八百實費三千其它翎毛竹箭無不數倍夫縣官緩急



資于民民出其餘助公上理固然也然民已出役錢又  
不免于科配是謂百色配買錢價傷民害法十也凡此  
數弊者不見于上而見于民民情壅于上聞甚可痛也  
傳曰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今有司但知取民甚無謂  
也然救今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  
享大利矣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不在于私嘉聽幸甚誼  
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鋪  
置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  
食之民于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  
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  
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  
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

意欲槩壞大法公肆誕謾上惑朝廷外搖眾聽宜加顯  
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六月七日丁巳范珣言可考劉誼  
始末當考元豐七年正月特授宣  
義郎元祐元年六月權發遣韶州曾布志和越墓云誼  
欲使越將兵討黎人越以為兵出無名必罷既而果然

考當

丙戌贈司徒郭崇仁曾孫獻卿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尙  
冀國大長公主 詔官制所檢詳文字劉賡賈種民詣  
館伴高麗國使所應答所問律令從使人李子威請也  
權知開封府王安禮言應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公  
事乞從本府錄奏斷遣如得旨斷死者乃送糾察司審  
問從之 詔肅州團練使鄂特凌古聞在羌中居果莊  
之右蘭州之戰又能竭力督勵諸羌堅約不回可除本  
州防禦使



己丑詔涇原路經略司聞劉昌祚等出界回隨行旂鼓  
及招撫金帛器用笏帶銀槍戰袍等物悉棄界外可案  
實具數以聞

庚寅詔河南府進士席旦特赴廷試旦汝明子上書論  
事合意也此據席旦墓誌  
增入鄧海武作

壬辰御集英殿策禮部奏名進士舊錄具  
載策問詔司農寺

趣諸路提舉司發常平并坊場積剩錢五百萬緡輸元

豐庫 詔武舉人御試日馬射 重修編敕刪定官宣

德郎王亘為通直郎權監察御史裏行 賜龍圖閣直

學士知慶州曾布母仁壽郡太君朱氏冠帔從布請也

甲午策特奏名進士又策武舉進士新紀書策武  
舉舊紀不書詔

都大經制瀘州夷賊林廣梓州路轉運副使苗時中詳

度以新修腹裏武甯大峒開遠平夷四寨約新修樂共

江門鎮溪梅嶺大洲等五城對行毀廢城守之具皆可

移用可權畱開封界第四將兵馬防托其義軍弩手從

軍已久並湖北雄略隔路皆可遣歸

乙未手詔沈括聞已遣曲珍部領兵馬前討近界屯聚

賊黨珍係本路副帥事體至重非全師出境不可容易

輕發宜速諭止令董率將領於並塞遙為聲援止使裨

將出界討除仍誠之伺便安穩取勝勿得輕敵有誤國

事二十一日壬寅可并此詔荆湖廣南川峽陝西河東經略安

撫鈐轄司具化外羈縻歸明蠻獠熟戶蕃部合補

職名資級請授則例及前後所補職名恩數異同以聞

按以置籍 詔自今入內內侍省初除都知押班中書



樞密同進呈七月庚子 詔熙河路提點刑獄司河州

官吏和雇守城義勇保甲修城特免取勘 手詔李憲

裕勒藏喀木等送到蕃字文頗陳情甚有向順之意宜

及今屯兵防立堡障之便速為經畫應接并十九日庚子 定

州路安撫使章惇奏乞將本路團教場漸次營葺責限

至十月終以前了當未奉朝旨今保甲司將緣邊未集

教州軍一例修制團教場要一法興修三月終以前了

當事涉張皇措置乖方正是安撫司奉法守職所得關

言非為侵越欲望下本路許將未集教州軍團教場並

限十月終以前修置了當上批宜依惇奏止作朝廷直

降指揮疾速行下御集百二十一元豐五年三月十四日下

丁酉右侍禁張琦除名送江西編管以糾合富民與右

監門衛大將軍世闡議緝也

戊戌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

度使郡王後廟初獻差宗室節度觀察使歲以序差不

赴罰俸一月其餘祠祭敕差行事者準此 司天監言

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己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其

日百司守職 秦鳳等路提舉保甲司言本路義勇並

改為保甲其間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若排

兩丁或三丁充保即難拘以五家為一小保欲每五丁

為一小保詔保甲以家聯保以丁聯兵小保長以五緣

兵置令三路依詳施行如于舊法有礙條畫以聞六月戊午

云熙河經略司言董戡鄂特凌古使以蕃字來告曰夏

人通好已拒絕之且訓整兵馬以俟入討詔苗授李憲



師行有期卽預以告

已亥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為日將食故也

舊紀書詔以日將食正陽之月為異尤大自己亥避正殿減常膳赦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新紀書以日將食避殿減膳赦天下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昨以權知開

封府王安禮任性破法犯分干譽欺罔聖德乞正典刑

又牒取當察簿書巧匿不遣規紊紀綱臨事奏請挾持

主恩禦人以口輦轂之下當用正人伏望察情議罪斷

以至公上批令安禮具析元奏請改法利害及取索簿

書前後不同以聞提舉汴河隄岸宋用臣言面奉聖

旨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令臣相度措置已行

按視可以自汴河北岸超字坊開河一道取水入內徑

至咸豐門令金水河將金水河自板橋石頭門東修斗

門開河一道引水至金明池西北三家店灣還入汴河

其舊透槽可廢撤從之六月二十八日戊寅賜名天源河詔杭州以

錢氏臨安縣田產課入歲賜表忠觀錢五百千葺吳越

王墳廟新紀書詔杭州歲葺吳越王墳廟舊紀不書涇原路經略都總管

司上諸將出界所部正兵漢蕃弓箭手亡失分數詔除

劉昌祚姚麟已降官外趙定高棟种診孫咸甯戴嗣良

賈辦李祥劉玉各追一官徐鎮任端桑湜賈德用各兩

官俱千劉珣各追四官張免成恭各五官

庚子詔諸緣保甲封椿錢物非有朝旨而輒支用者論

如支封椿錢法李憲言據李浩稱裕藏喀木約三月

辛卯于堅博投附其情決是詐降與誘誤孫晞事體無

異已令李浩不得擅撥兵馬應接詔兵謀百變難執一

賈資台通鑑編卷三十一



方要在索見敵情不失機會孫晞見執自是率易過河  
即非為賊誘致今裕勒藏喀木稱欲投附及約會於堅  
博即當察情偽陰為隄備相度招納豈可便謂姦謀不  
行應接朝廷經制西賊招納降附自是一事若情實投  
附而自疑阻即使羌情愈堅向賊實于邊防有害委李  
憲詳此施行并十四日乙未孫晞事見知開封府王  
安禮言司錄司獄空外有左右軍巡院獄案皆已斷絕  
止有見禁罪人丁懷等公案已奏及在糾察司望責近  
限審錄及約法斷遣所貴三院皆獄空從之 湖北都  
鈐轄司言準詔取問沅州龍賜古監三州知州押案並  
頭角人等各不願補班行依舊進奉從之  
辛丑涇原路經略制置司奏鄜延路兵馬分為五軍共

用文武官二百四員雖已奏乞差使臣一百人下本路  
相添團結諸軍使臣如尙不足權許依去年七月九日  
指揮不依常制抽差補填所闕人數詔三班院選差使  
臣五十人應副鄜延路差使如不足差散直密記二十  
七月九日  
指揮未見

壬寅朝散大夫范子儀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新廣南  
西路轉運判官朝請郎葉義叟提舉江南西路提舉常  
平等事以上批義叟精神雖不衰而形體癯瘠恐不宜  
使嶺外故也 鄜延路副總管曲珍言出界經金湯遇  
賊焚蕩族帳七百斬千級詔鄜延路經略司關逐路經  
略司麟府路軍馬司速具功狀以聞此月十四日乙未  
并此又四月八日十一日十三日亦合并此沈括自誌  
附四月十三日舊紀書壬寅鄜延副總管曲珍敗夏人



于金湯斬級于新紀不書知桂州張頡言昌化軍劾符破結九人

犯持杖疆盜殺人罪皆死緣係捕盜官招誘令解下弓

刀支與酒食然後擒縛若從捕獲法慮致生黎疑懼將

來無以示信詔釋之廣西提刑司言朱崖軍黎人素

凶頑自至和中因符護失奴婢捉巡檢慕容允則為質

本軍西北一帶道路至今不通近龍見符隻等峒尤甚

若不討蕩以懲誠則恐猖狂不止民不聊生詔張頡依

詳近降指揮施行慕容允則詔陝西五路自大軍入

塞之後沿路馬遞鋪甚失編排有妨轉送文字專委官

整葺陝西差胡宗回王欽臣京西差梁燾

癸卯新知潤州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盧秉依舊朝請

郎為寶文閣待制知渭州軍事並聽李憲節制以种諤

自言與統帥素不合不可共事固乞免渭州故也詔謬

還鄜延舊任時政紀在十一日詔下諸路係役廂軍

權不以等樣選擇少壯人招刺御史王祖道言樞密

院補試本院貼房充令史問日以將校于元豐三年九

月逃亡至十月捕獲編敕依在官亡法準律計日坐罪

既稱三年九月即合通閏為坐今以閏計罪者為否不

以閏計罪者為通而謂之假法不當數閏道路喧傳以

考中宗禮等皆承旨張誠一挾私徇情乞付有司根治

以懲姦罔之吏詔送樞密院大理寺根治情弊並所言

來歷處以聞祖道又言御史彈奏前知延州呂惠卿

遣禁軍饋徐禧公使物已詔劾罪而惠卿論奏輒引編

敕兩府犯公坐案後取旨及徐禧無罪不當劾編敕明



有三百里饋酒之禁而惠卿迺謂變易他物則酒不出  
三百里非所禁也舞文玩法罪狀甚明一昨陛下講武  
西陲規摹一出聖訓邊臣奉行而已惠卿乃謂今日乘  
幾之舉有類拙速竊觀惠卿越在衰苴不畏名節規免  
小累饗功自賢意自延安赴闕妄覬陛下有復用之意  
惟恐釋服之後舊物不可復得近降朝旨免劾此雖出  
于陛下終始大臣之恩然竊謂士大夫廉恥不立而朝  
廷行法宜自貴者始惠卿違法饋送雖已免問而論奏  
虛妄不可不懲詔劄與惠卿其後根治祖道所論張誠  
一事為臺吏李景仁所誤劾惠卿事不當皆以赦原其後

至赦原朱本  
增入當攷

甲辰王安禮言準朝旨臣僚上言取索盜賊簿欺罔事

令臣具析不同因依勘會本府得臺牒取索籍紀盜賊  
姓名簿臣為見臺牒取簿數多逐次計取一道卻準臺  
牒所封送諸廂賊限都簿不應本臺所取令封送編敕  
諸盜再犯杖州籍取姓名簿本府遂回報準一同敕京  
城府界犯盜並刺環子有此照據所以更不置簿兼臣  
亦曾面奏並不知前後有何異同詔滿中行分析安禮  
又言臣智識卑下行能無取誤蒙聖知待罪天邑凡所  
見明有害無補如言者指臣任情破法犯分干譽侵權  
自恣橫厲無忌尤為竊當凡臣奏講已曾論列利害止  
于如此今別無可分析如朝廷已知言者不誣乞早賜  
罷黜更用舊法以厭羣論并十日樞密都承旨張誠一  
言今後諸軍因功或捕賊換大小使臣者許帶舊請受



從之 詔司農寺于大名府公使庫錢內撥錢千緡與相州及于恩冀二州公使錢內各撥錢千五百緡與邢趙磁三州候遠使行舊路日依舊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裳南劍州人也舊紀書乙巳進士明經諸科賜

丙午賜奏名進士明經諸科授假承務郎文學助教攝助教八百三十六人新舊紀于丙午日並書兩土今準例不書

丁未詔沈括曲珍軍馬出塞已還帥府非卿指授方略之良及珍戰勇之力曷以膚功如此士卒經去冬飢殍之後人情振奮之初非亟賞之不足以酬其赴敵忠勇之志其促珍保明功狀以聞仍誠以勿濫十四日乙未手詔同遣珍

二十一日壬寅珍出界四月八日十一日十三日當并此

戊申御試初考官大中大夫蘇頌集賢校理王子韶王

陟臣承議郎劉奉世同知禮院楊傑通直郎蔡京覆考

官龍圖閣直學士安燾知制誥王存史館修撰陳睦曾

鞏集賢校理趙彥若太學博士張崇詳定官翰林學士

蒲宗孟寶文閣待制何正臣集賢校理陸佃各罰銅三

十斤坐頌等考黃裳等下上親擢為第一故罰之鮮于

信錄云祖宗時狀元通判乃賜茜袍故有不著藍袍便

著緋之語其後恩澤稍殺為簽判或知縣袍止賜綠元

也考中黃裳為狀元有語黃裳卻作綠衣郎就姓名詠之

至唱名官本考裳置第五甲神宗嘗見其文因記其數句

乃唱名同時又有劉槩者前此一舉蒲宗孟為省試喜

黜落散號日蒲話于眾子槩為省元自此遂知名不第已

五甲神宗呼至軒前問曰卿學錄幾年槩曰臣待罪學

實資台通監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

錄三年又日師何人槩日蒙陛下教養神宗嘉其應對  
宣諭日有司考校失實置卿第五甲今陸第二甲時考  
試官知制誥曾鞏輩以定黃裳 詔潁昌府三縣災傷  
劉槩試卷不當各罰銅三十斤

特支常平倉米三萬石 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按

視御河陘隘隄防墊弱不能通納大河分水恩州城壁

可憂而回水入大河即不灌塘灤御河綱運惟通恩滄

永靜乾甯自可轉入大河不至回遠所相度閉截徐曲

來水併入大河為便從之并二月二日 詔春銓試中上

等二人循一資中等七十六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

十九人注官

已酉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諸縣尉通管縣事外惟主

捕縣城及草市內賊盜鄉村並責巡檢管勾緣邊把截

控扼巡檢兵級並依舊其定州望都曲陽北平唐縣祁

州蒲陰保州保塞廣信軍遂城安肅軍安肅順安軍高

陽永甯軍博野滄州清池霸州文安大成莫州任邱雄

州歸信容城逼近邊界舊以使臣為尉其職與內地不

同鄉村盜賊恐難一例專責巡檢欲並令尉依舊條惟

不干預教閱從之 詔沈括自出界及接續招納到人

口內有豪首及自來羌巢使令之人自歸順後赤心效

力擊賊有功者可品第力量高下立功優劣番次差使

臣管押入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

兩紀並書日食不見

參知政事蔡確上元豐法寶錄

知開封府王安禮言

三院獄空詔送史館安禮遷一官推判官許懋胡宗愈

劉仲熊並賜章服軍巡判官畢之才以下十四人為三

等第一等遷官第二等減磨勘二年第三等一年吏史

轉資仍賜銀絹錢為絹千匹銀百五十兩錢五百千

舊紀

書開封府獄空新紀不書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繫待辨者一

切論決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

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輩從容俎豆以奪其







而求售者黃門王瑜酬之善價欲自結于甘卽以別舍  
質于市易得干縉以與之頃之瑜且死其母欲歸其舍  
安禮曰父母在為之子者妄易舍業以成其私非法也  
卑瑜母與師顏互以錢業為主師顏挾貴勢嗜利偏下  
稽其期弗肯償安禮曰是知瑜母月輪其息于官故欲  
以困瑜家者遂列其禮日宗室中貴人嚴憚之安禮既  
聞之即日還京者直自是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  
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學士等槩為之執政欲人取一  
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獨用安禮所為者其後為執政每  
二大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安禮所為者其後為執政每  
上大詔令與通好隣敵多屬于安禮已上因論為治之  
上五事並安禮行狀故刪取附入之

道不可不知幾故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小事已  
著者常人知之而無補於救敗張良之於漢其謀甚微  
而救患則大若借箸銷六國之印追項破養虎之謀卽  
拜齊王先封雍齒皆漢之所以存亡羣臣之所不及良  
以三世相韓為其子孫者當為韓報仇而漢祖之才足  
以有天下因而輔之皆能致其義而去其去就超然不

累於物蓋體道者也蕭何足以為漢大吏良乃師臣爾  
甲寅始御正殿復常膳上以自春亢旱靡神不宗及此  
雨尺餘喜見於色謂輔臣曰禁中令人掘地潤及五寸  
秋成當復有望殆天助也兩紀並書遣御史宇文昌

齡鞫郵延鈴轄劉紹能於鄜州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乙酉

日辛亥詔催結案十四日甲子二十二日甲寅遣昌齡六月十一

子昌齡使回六年正月十三日辛丑獄竟鄧洵仁誌昌

齡墓云郵延帥司奏劉紹能將通結西賊作過邊境神

宗察其非實俾勿治帥司固執再戒以狀聞詔委昌齡就

鄜州制勘皆卒如聖慮昌齡請懲戒生事徵賞官吏以

安邊人猜嫌之心既還奏對稱旨賜五品服察院時改

記五年六月十四日甲子鄜州制勘院奏已疎放逐便并將不

能祗候取問未圓情節其四星鄂克己疏放及知在外奏  
係緊切干照人蕃部等共四十二人疎放及知在外奏  
闕事貼黃稱勘會蕃官郝守素屈埋劉承隆劉承德各  
為供狀時行用錢物係郝守素屈埋劉承隆劉承德各  
經略司曾有虛撰造到劉紹能事節各係有罪見照勘



同三司奉旨今鄜州制勘院勘會郝守素屈埋劉永隆  
如不是故入劉紹能死罪亦仰先次疎出二十日王  
申鄜州制勘院奏見勘劉紹能等不實情罪欲乞除見禁副沈  
括種諤各有奏發劉紹能等不實情罪欲乞除見禁副沈  
吏等一面結案外將沈括種諤並于案內從後收坐同  
三省奉旨見禁官吏一面結案其沈括種諤案後收坐  
七月五日甲申樞密院奏勘會到郵延路將副奉旨劉  
紹能與移環慶路將官差遣十三日王辰郵延路將副奉旨劉  
劉紹能帶到銀器衣物等見在府司校庫寄納物色候  
有便使臣管押往環慶路交付本人二十二日辛丑劉  
紹能已令依舊充郵延路鈐轄  
張誠一言近者發兵  
兼第三副將已附七月五日

西征告乏者數郡朝廷遣官裁削冗占僅始足用若三  
路則無慮皆隸將下近裏州有不隸者亦籍在緣邊分  
時番上故凡差使率用將兵遇調發時近裏逐州惟有  
義勇保甲與小分共守空壁竊以諸處壯城其錢糧與  
下禁軍無甚相遠欲隨州軍大小稍增舊額取諸路所  
減廂軍請給以佐其費十分人數以五分教弩及掛搭

守城五分專治壁壘或值將兵俱出則量數差發以代  
其役惟不許出城從之 戶房檢正官吳雍王震上都  
提舉市易司勅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逮捕絕蝻蟲毋  
令害稼

丙辰手詔李憲蘭州新造之區財用艱急若非省約何  
以經久近李浩奏乞差準備將領及無用職官等八十  
餘人浩止知習熙河姦利故轍務在引援親舊不恤朝  
廷斥境長久大計緣熙河經始弊害爾身所經歷後來  
致人多言率由冗費不節今日不可不痛思懲艾宜早  
裁定仍詰浩不因長司擅便奏聞情罪

丁巳遼主遣懷遠軍節度使耶律永端大常少卿乾文  
閣待制韓資襄來賀同天節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



言王安禮元奏御史臺取籍記賊盜名簿乃本府日用  
文書及令分析乃言以臺牒別處簿數多遂奏乞逐次  
止取一簿隱落前奏虛稱日用文書一節此乃安禮前  
後欺妄不實上批中行奏事不實不當落侍御史知雜  
事以直集賢院知無為軍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禮獄  
空不實事故黜已附注壬子

朔當考

戊午上批仲潯新婦文安郡夫人曹氏昨以太皇太后

遺恩進封增給俸錢等有司自陳以為誤支可依舊支

破仍免追理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詔送史館

台符減磨勘二年少卿韓晉卿楊汲一年舊紀書戊午  
大理寺獄空

新紀不書河北都轉運司言都水監專領河事平時措置

本司初不與聞近歲決溢則均任其責今新舊埽崖廢

置閉塞之際實係本路公私休戚伏望許令本司同議  
如不賜允從乞免同坐詔河防事免同坐如轉運司曲  
有沮壞都水監按劾以聞大名府安撫司言宣德郎  
致仕常昇母李年百有十歲昇累厯資任以母老不之  
官遂求致仕家素貧遇歲饑無以為養乞令昇依京官  
致仕例給以半俸從之

己未沈括奏欲遣曲珍將兵于綏德城照應討除賊界  
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詔如括奏且誠毋得恃勝輕敵  
責將吏常持小心以保勝勢餘更隨宜裁剗勿失機會  
有功士卒切在以時推賞收其歡心惟此輩樂于趣戰  
則所向無堅敵矣三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六  
日四月十一日十三日可并此  
壬戌詔沈括葭蘆寨可乘勢取之固善萬一賊壘堅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閉壁自守不得疲耗士卒攻擊惟令將官多設機智開之以利致之出戰然後多為奇伏邀而敗之 崇文院

檢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二十

卷以進元豐正月十三日有旨討論三年

癸亥詔聞鳳翔府鳳階成等州饑民流移東來以數萬

州郡未有安集之計令提舉司按實以聞兩紀附上

曰常平賑濟之法州縣或不能盡行夫以政殺人與刃

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

老稚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

士大夫不知類也天地郊廟之祭當用太牢議禮者固

以為不可民間殺牛法所當治而州縣多不禁止論議

之偏槩如此也 詔李憲所奏將來隨軍糧食轉運司

經制膠柱需索浩大雖傾關中事力佐以此路金穀亦未應副所辦如此是必無可舉動之理所以自任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糧二十萬斤自從本司運致出塞若非左右忠力之臣豈能操心任責如此已指揮本司責勒葉康直等須管於六月終旬依所要之數計置於鎮戎高平熙甯三軍寨椿積可照會疾速督促施行惟是所乞金帛等未有捷近取辦去處雖已令盡行剗刷應副尚慮其數未充又自關東運致道路隲邈恐不及事宜就彼更切經度具析奏來 權管勾涇原路轉運判官兼同管勾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承議郎胡宗哲降授承事郎權發遣同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事通直郎馬申降授承務郎展磨勘八年坐闕軍糧餉也



甲子上批欽州極邊煙瘴知州許依邕宜二州奏子孫一人恩澤著為令 詔自葭蘆堡至米脂寨創添堡寨

從沈括請也

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八日併此日又二十八日皆合并入

初大軍還自五原夏人瞰我師既老乃保金湯以窺鄜州括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曲珍將步騎二萬治師於東川言欲襲葭蘆出鄜延東道夏人悉眾備東方師行數里反旆而西三日至金湯拔之斬首千五百級俘宥州觀察使格眾數千人而還乃移軍討葭蘆遣曲珍屯綏德以圖之夏兵塞明堂川以拒珍括陰遣別將李儀自河東客臺津夜絕河以襲葭蘆河東將訾虎率麟豐之甲會之夏回救葭蘆還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據括自誌 詔隨軍出界掌機宜官

及走馬承受不得干預軍事

乙丑承議郎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徐禧知制誥兼權御史中丞初詔禧試知制誥禧辭不許既就試即命兼中丞

丙寅手詔李憲近聞夏人復遣閒使許董戩喀羅以西地求平及契丹亦繼有使人到青唐深慮為夏賊成和近鄂特凌古累請師期未報恐羌情生疑奸者乘隙壞約可於秋初速與一期日遣人伺問上件事實令董戩勿聽契丹言與夏國和其他斟酌論之

戊辰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經制司欲於熙河州戰兵對替蘭州瘦病不勝甲將士緣本管兵不多乞自朝廷應副詔發在京拱聖驍騎雲騎武騎各一指揮殿前步



軍司虎翼各五指揮其蘭州不勝甲卒並赴隴州鳳翔  
府駐泊委官訓練 詔蕃弓箭手陣亡依漢弓箭手給  
賻漢弓箭手出戰義勇保甲在界因傷及病羸不能自  
還者並許依諸軍例賜其家 林廣言乞弟巢穴已給  
賜後蕃羅氏鬼主乞授以羈縻歸徠州銅印從之 詔  
軍入大箐破蕩乞弟巢穴諸以瘴死者特降處分疾速  
檢錄安南例推恩無致遺漏差錯 上批鄜州百姓陳  
訴昨鄜延路軍興日科率之物名件不一內亦有非軍  
中要急使用方陝西供軍用度公私艱急若更非理耗  
費何以枝梧可下李承之等除軍中委酌要用之物方  
得科買製造外敢此外配率及耗費官錢收買當重行  
黜降並仰提點刑獄司覺察

己巳李憲繪奏將來進兵出塞築立堡障及制賊方略  
乞從中裁詔地之險易所嚮先後自非日擊與敵變化  
警欵之間首末已異豈喻度於千里之外得能之乎理  
固難中覆也惟是探要鈎躓敵之強弱與夫待我顯伏  
情狀內顧己之兵食足以加賊繼餉使軍不虛發財不  
徒費發必可以摧敵費必有濟國事乃委注之深意惟  
將帥博謀善圖之 上批付苗授聞夏人求和於董戩  
甚急累請不獲又邀契丹使同往以平日強弱大小之  
勢論之無容自屈如此疑必有深關國之存亡利害故  
爾卿所部接羌境必已知其情狀大懼西蕃與官軍合  
趣覆其巢耳卿宜精圖地形博謀智者未審可爲之否  
亟以聞 沈括言嘗遣景思誼措置邊事受使卽行不



擇難易乞賜試用詔思誼乘驛赴闕 殿前司言御龍  
骨朶直弓箭直弩直東西班詔箭班日赴崇政殿祇候  
遇放朝參改御延和殿諸班都虞候指揮使押班在東  
華門諺門橫門排立距後殿且二里乞依龍直例入拱  
宸門赴延和殿迎駕起居從之 詔殿前馬步軍司及  
河東都總管司諸亡命入塞士卒限外首獲依在京配  
法斷遣

庚午詔徙梓夔路鈐轄司於瀘州東上閣門使梓夔路  
鈐轄王光祖免前罪為梓夔路鈐轄知瀘州兼瀘南緣  
邊安撫使遇有邊事安撫鈐轄司措置施行轉運司更  
不干預當即打誓不實也光祖坐打誓不實被劾此云前罪  
月十一日張克明乃以知瀘州論事十九日又書光祖  
知瀘州不知何故當考此年七月戊申并大觀三年六

月八日云云可考

詔判都水監李立之理三司副使資序勾

當官吏轉官支賜有差賞相度新河裁省功力之勞也

壬申詔秦鳳路經略司如無賊馬犯邊毋得出兵 淮

南東路提點刑獄范鏗上捕賊使臣詔錢盛名程保民

各遷一官岳全減磨勘二年移將副差遣馬德減三年

郝甯與右班殿直閣門祇候展磨勘三年其殺獲正賊

兵級依本路賞格 開封府判官杜常言應陝西見管

妄通兵士乞並刺填所在廂軍從之仍下諸路準此通

兵士事河東經略司言乞選麟州飛騎府州威遠子

弟二十五以下短兩指二十以下短三指並刺充從之

癸酉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



中大夫參知政事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威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高世則于紹興六年

人交結或進言于太皇太后日更乞聖意少加寬貸太后曰

後論蒙太皇太后包容今日一切不問今自取罪戾非太

若論蒙太皇太后包容今日一切不問今自取罪戾非太

皇下之私意也先帝初任確為相舊相富弼自西京上言

日殿上左右不色問先帝富弼言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

富弼之富弼再確亦不能對先帝富弼言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

已而富弼再確亦不能對先帝富弼言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

深信弼言弼再確亦不能對先帝富弼言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

子以弼言弼再確亦不能對先帝富弼言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

蔡確新傳云富弼在太妃等朝劄子具在遂取富弼元所錄

上言蔡確初按蔡確固為小人在富弼左右嘗言于神宗竊恐未

必在確也初拜相時今附注此更俟考詳六年閏六月二

十成日弼薨王相禮云或即指此也舊紀書癸酉官

制成日弼薨王相禮云或即指此也舊紀書癸酉官

侍郎蔡確以五月朔頒行以

為某官不書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五月朔頒行以

詳定禮文所言太廟每室設豆籩十二

蓋承唐顯慶舊制情文不稱乞從典禮籩豆各用二十

有六詔候廟制成日取旨禮文第十一卷豆籩俎簋鼎

十二項此但第一項耳亦無月日詔百官見執政三

及取旨等語不知實錄何據當考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

詣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聽處即有所請召并屬

官及親戚不以服紀不用此法詔河東提點刑獄黃

廉知汾州周覺晉州王說平定軍康曷各展磨勘三年

先是追官勒停人余行之以謀逆伏誅廉等坐嘗遺酒

及差人護送原赦特責也三司言朝旨給鹽鈔二百

萬貫與涇原路陝西轉運司勘會印鈔紙見闕四十八

萬張若伺候商號等州科買起發顯見住滯欲用雜物

庫襄州夾表紙印造上批紙色不依自來所用非便宜



止令依久例所用上色甚好紙印造 詔陝西都轉運  
司涇原路逐司係去年六月以前舊有窠闕文武官料  
錢米麥支諸般請受依舊勸請外後來因軍興創添員  
闕並諸般差使除身分料錢米麥外餘添支諸般請受  
並權於關東州軍或在京支給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舊紀係之癸酉新紀于五  
月一日乃書初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  
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  
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  
守尚書右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  
亦領官制局事頗肆橫脅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姦  
上察其不阿故與安禮俱蒙大用 翰林學士承議郎

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特遷奉議大夫曰安有  
尚書而猶承議郎者 降授中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

發遣三司使安燾試戶部尚書禮兵刑工四部尚書皆

闕不除 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權判尚書兵部兼知審

官東院何正臣試吏部侍郎太中大夫集賢院學士判

尚書吏部蘇頌為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仍詔頌管左

曹左曹據通議大夫知潭州謝景温太中大夫知制

誥知應天府李定並守戶部侍郎 朝散郎龍圖閣待

制知鄆州許將試兵部侍郎太中大夫大理卿崔台符

守刑部侍郎通直郎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國子監農寺

舒亶試給事中 朝奉郎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吳雍守

左司郎中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



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  
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  
論榮之新舊記既書王安禮等執政詔自今更不除  
館職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  
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詔唐贈  
太尉段秀實八代孫文酉為隴州助教復其家兩記並書  
三省上擬定百官番宿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左  
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省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  
右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詔給  
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尚書侍郎以上並免宿  
尚書都省及六曹一員遞宿省寺監長貳五日點一宿  
餘官番直詳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職事有品者給

告身其州鎮辟置僚佐止給使牒本朝亦以品官給告  
身無品及一時差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給黃  
牒樞密院降宣今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  
微恐不勝盡給今擬階官職事官選人凡人品者皆給  
告身其無品者若被敕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  
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  
詔招軍軍員一年內招係將下就糧兵士及五百人  
轉一資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成都府鄧潤甫為翰  
林學士承議郎知制誥同修國史王存為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改新守戶部侍郎謝景温守禮部侍  
郎朝請郎天章閣待制河東路都轉運使陳安石試



戶部侍郎他日安石與右曹侍郎李定同奏事上目留  
安石曰卿豈非嘗任淮南轉運使而不保李定者乎安  
石曰有詔問臣不敢不以實奏上曰以實事君朕所與  
也 詔應除職事官候官制行日罷舊職事尚書省執  
政官不用此例

丙子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熊本試工部侍郎朝  
散郎史館修撰判太常寺曾鞏朝散郎集賢校理同修  
起居注趙彥若通直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陸佃並  
試中書舍人鞏彥若佃集皆有謝表彥若佃表不載承議  
郎祕閣校理羣牧判官畢仲衍為朝奉郎守起居郎通  
直郎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兼崇政殿說書蔡卞為奉  
議郎試起居舍人給事中舒亶權直學士院通直郎館

閣校勘知諫院朱服試國子司業諫院惟舒亶朱服兩  
人直既除給事服又  
司業未見除授司業人明年  
除四月乃以王桓為左正言監察御史襄行奉議郎  
黃隆通直郎豐稷王桓並為監察御史 詔安疆寨招  
廂軍百人令陝西應合刺配五百里以上除強惡賊外  
押送經略司刺充以保甯為名

丁丑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呂公著為光祿大夫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  
表求罷仍謁告不出上封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  
可託腹心之寄無逾卿者安得自外自逸公著乃復起  
視事及西師無功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  
於是用李憲策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  
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固乞代惇守邊上曰朕得



卿不止此卿其少安或謂公著曰今官制新行所用為相者或素出公下又西府方以二員為制而公與孫和甫韓玉汝為三人有溢員上以是詔未用二員之制今遽求去得毋近於躁乎公著曰所謂大臣者病不能以義進退耳皇卹其他章繼上乃有是命及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四年十一月甲辰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悅因除定州及李舜舉入奏西師若再舉關中必亂上乃召公著慰勞之按公著以四月二十六日特除定州還熙河舜舉入奏時恐公著未入辭也按公著家傳入奏熙河且召卿矣更須考之十六日入辭兩旬乃有指揮當考神宗史職官志云元豐五年六月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

統使之互相維制於是得不廢上又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遂巡按志所稱上欲以禮退公著外乃以資政殿學士出著自緣議論不合故罷耳二員之制更須考詳四年正月王辰除同知院呂公著以元注在彼孫固以元年閏正月知三年九月癸未三人並改副使丙戌向罷四年正月辛亥固改知院公著殿學士知韓縝初除同知舊紀書丁丑呂公著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韓縝初除同知舊紀書丁定州新紀但書丁丑呂公著罷知韓縝初除同知舊紀書丁學士判將作監王益柔為祕書監奉議郎集賢校理知禮院林希為承議郎行著作佐郎宣德郎館閣校勘邢恕為校書郎詔中書舍人罷職事官日除龍圖閣待制又詔尚書省寓舊三司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以時舊尚書省四三司使解舍承議郎知制誥權御史中丞徐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似有妨礙乞免



赴直詔禧守本官試御史中丞

戊寅降告七十五道敕三十道宣四百八十七道劄子

八十六道付沈括賞曲珍出塞時立功將官有輕重未

當者以聞 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

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

職除他官日不帶行 賜服佩魚當考李德芻欲獻子云

銜皆云賜紫金魚袋而惟奉使館接伴始賜金御仙帶結

制从廢而皆作荔支樣元豐中翰林學士佩魚給事諫議舍

以上服金帶尚書大資政翰林學士佩魚給事諫議舍

人中丞非自學士除者服紅鞋犀帶佩魚時舒直為給

事中之儀元祐中復罷給事金帶而不敢削中丞者按德

犀所著欵獻子多不實附注當考中丞服御僊花帶已

見此元豐五年正月二日矣若謂此四月紹聖元年七

日緣直則猶可又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紹聖元年七

十一日大觀二年五月 罷修五朝史 罷修之故所以先是

十七日並合參考

曾鞏上太祖本紀篇末論所論事甚多而每事皆以大

祖所建立勝漢高祖為言上於經筵論蔡卞曰鞏所著

乃是太祖漢高孰優論爾人言鞏有史材今大不然於

是罷鞏修五朝史此據鞏上神宗寶訓宇文粹中所編

一日 詔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於河北計置封樁

糧草並歸措置糴便司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

為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入內東頭供奉官都大經

制瀘州夷賊司走馬承受公事兼照管一行軍馬麥文

昞遷兩官寄資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領果州防禦

使右麒麟使呂真為皇城使忠州刺史東上閣門使王

光祖為四方館使賞討乞弟功也將校依本等推賞兼

功人並累賞初中書樞密院言姚兕當減磨勘四年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五



皇城使改官不用減年當至元豐六年七月遷遙郡防禦使內殿承制秦世章當遷三官先坐打誓不實被劾及破乞弟當遷一官如京副使張仲安劉甫各當遷一官不能戢士卒殺人夫爲賊級候奏功取旨王光祖當減磨勘三年坐打誓不實被劾及昨破乞弟當減磨勘四年供備庫使高遵治西京右藏庫副使張燾當減三年東頭供奉官杜議當減四年各坐殺降人級昨鬪敵被劾詔姚兕遷遙郡防禦使秦世章張仲安劉甫並如前詔王光祖通用減磨勘七年遷一官更減磨勘二年高遵治張燾杜議候案上取旨故兕光祖等先推恩也賜河北提舉義勇保甲狄諮每年公使錢千緡專給犒設

己卯詔內外市易務錢在京酒戶欠糴米錢各展三年均作月限納限內罰息並除之 沈括奏曲珍已分遣將佐城葭蘆寨詔近據麟府軍馬司張世矩已領兵出討除左廂屯聚賊馬宜移報曲珍照會誠敕所遣出界將佐照管士卒穩審取勝勿輕敵也

十二日十三日並合并此

庚辰上批付沈括麟府路牒報西賊於神木堡聚兵其首領皆牙頭選募血戰之人本路兵出塞當此地分不可不小心接戰可與曲珍誠責將官詳審措置 詔皇城司選募親事官一指揮以五百人爲額守奉景靈宮置誠州貫保縣

舊紀書置貫保縣

陝西路轉運司官范純

粹等奏伏見朝廷聚兵涇原謀爲進築堡寨侵復土疆



之計而臣等聯職漕計約計一行軍馬并應千僉從諸  
雜占使以至負運芻糧什物之人萬數浩大師出有期  
帑藏匱乏芻糧未備事力有限飛輓難繼夙夜憂懼未  
知所以爲策深慮他日或誤國謹具條列下項一今來  
會聚諸路兵馬併在涇原約正兵廂軍二十萬馬四萬  
輦致芻糧百姓又約二十萬頭口二萬凡一牛馬所費  
當五人之食約總其數日費萬石而草不預焉且以百  
日計之所損百萬斛矣契勘去年涇原路兵興廂禁軍  
纔六萬馬一萬七千師出而還不踰兩月又朝廷所賜  
錢斛皆是累年所積倉廩充實然猶公私匱乏乃已如  
此自軍迴以來屯戍之兵糧食僉料至於犒賜及累次  
特支之類皆係所賜錢斛內支費所餘無幾今以公私

困弊之餘而所計兵馬三倍於前所齎出界之糧數百  
萬又須爲接續饋餉之計若新修城堡旣成更當儲積  
以備守禦臣等度今公私之力恐決無辦具之理一軍  
行餽運芻糧并輦致材木什物等人除候制置司分擘  
廂軍外見相度合雇大小車及駕喝人約二十萬縱所  
雇人車悉得足數而一運糧斛纔十餘萬石僅可充十  
餘日之費其輦致材木腳乘不與焉雖擘畫轉摺計往  
還八九運方足百萬之數須略無艱阻纔且粗給緣山  
涉水不無艱險之阨經歷時月不無風雨之阻深入賊  
界不無抄掠之虞駕喝之人往來界外不得止息勞苦  
旣久不無逃散之患車乘頭口衝冒暑雨負重致遠餉  
餼不時暴露綿久不無死損之數宿兵在外不幸於五



者之中有一於此即決誤大事一近準朝旨節文修築  
 般運並用廂軍及和雇百姓契勘已蒙朝旨下諸路團  
 結廂軍陝西人數修築工役外餘路共止四萬有餘並  
 隸制置司仍令制置司隨宜分擘應副縱制置司全不  
 他用亦是難足今來運糧之役竊度關中民力自經去  
 年調發隨軍之後凋殘驚畏雖給雇直必不願受雇出  
 塞州縣若無人應募不免差雇以應期會則是名為和  
 雇實為調發前日朝廷明降德音曉諭百姓更不差夫  
 出界各令安業詔敕之下兆姓歡呼歌頌聖政今復差  
 雇出界切恐不副陛下降詔推恩之意萬一人情騷動  
 別致生事不可不慮右臣等竊以去年興兵倉卒大功  
 未就有負朝廷伐罪之意今竭關陝公私之力事此一

舉必圖萬全而事勢如此無可濟之理臣等固知危言  
 異議自速罪悔誠以職事所在不敢緘默是敢昧死上  
 聞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純粹此奏云與本司官同上然  
 是也須詳考姓名列出之純粹五月一日又獨上奏  
 純粹此奏自注云五年四月而空其日今附四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五終









